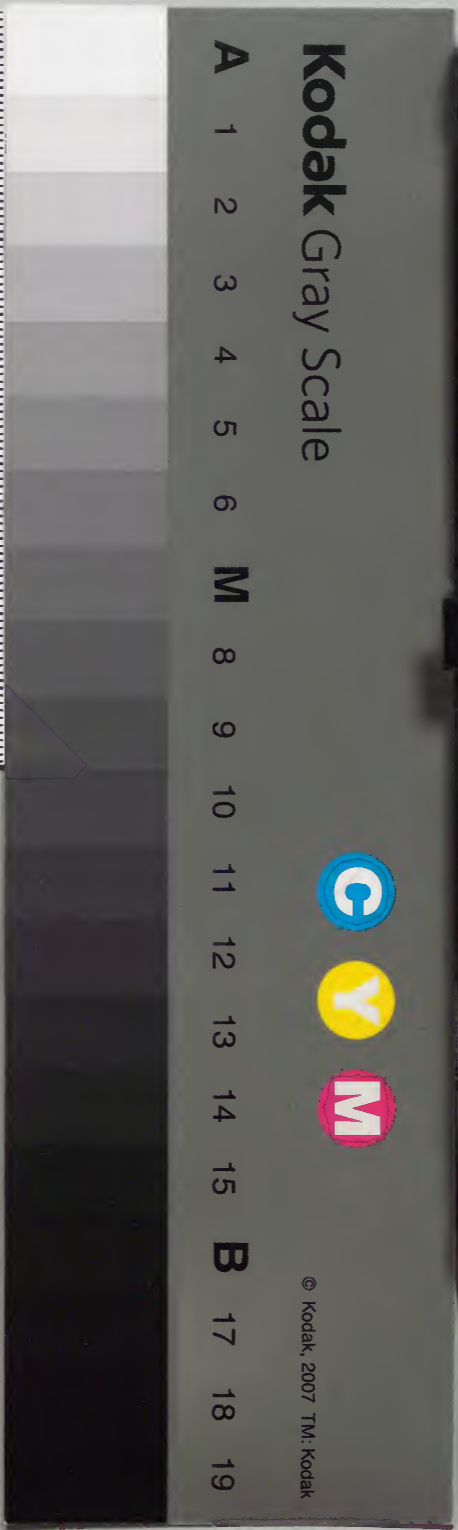


五之七

漢書門			
一〇	八	五	類
一七	三	函	號
三	架	冊	架

庫文閣内			
三			漢
一			書
函			
架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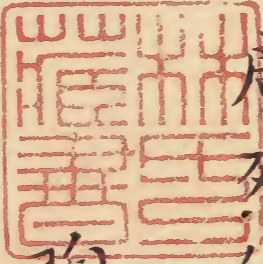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085
冊數	3 (3)
函號	311 263



廣列仙傳卷之

五淺草文庫

明少谷張大介輯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初母夢青龍，自懷

而出，并見两天，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

十歲即而有娠，生而幼，有異操。十歲得葛洪神

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

「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父為妾所

害，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

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各有

七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

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

為深能，善琴棋，工草隸，弱冠，齊高帝作相。

耳各有  
長毛七  
十餘出  
外二寸

引為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閱為務。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勅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公鄉祖之，供帳甚盛。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乃止。于向容之茅山立館，號曰重陽隱居。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謂門人曰：向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抑亦緣勢使然。沈約為東陽守，高其志節，累書邀之不至。弘景為人負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

首我  
斯言

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築

築三  
層樓

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惟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

射，晚皆不為，惟聽吹笙而已。特受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竒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深慕張良為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為歌曰：木丑本為良，為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為歌曰：木丑本為良。字及聞梁武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後，總禮愈篤。及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

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物，乃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屢加禮聘，並不出。惟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數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禮？」國家每有大事，無不諮之。時人謂為山中宰相。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sup>山中宰相</sup>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鄆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帝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后堂，以芻巾進見，與談數日而去，甚敬異之。其弟

子桓闡，先得道，將昇天。弘景問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尚淹延在世乎？」托闡探之，闡昇天後還謂弘景曰：「若之陰功極著，<sup>本草</sup>但所脩本草用虫虫水蛭為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去世。為蓬萊都水監耳。」弘景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一日無疾，自知應逝，逆尅亡日，仍為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氛氲滿山。所著有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註、帝代年曆、本草集註、効驗方、肘後百一方、今古艸郡記、圖像集要、玉匣記、七曜新舊術疏、占

候令丹法式。諸書行於世。

### 桓闔

桓闔者不知何許人。事陶隱君。居茅山華陽館。十餘年。立性端謹。執役之外。寂然無為。一日外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集于庭。隱君欣然。而接謂已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召者。桓先生也。隱君默計。門人皆無姓桓者。索之。惟得默朝。執役桓闔。詰其所致。則曰。常脩默朝之道。<sup>帝九年</sup>親朝大帝。已九年矣。故有今日之召。乃服天衣。駕白鶴。昇虛而去。

### 刘玄英

刘玄英。號海蟾子。初名操。後得道。改稱焉。燕地。

廣陵人也。初明經。仕燕主刘守光為相。素喜性命之說。欽崇黃老之教。一日忽有道人。自稱正陽子。來謁海蟾。乃邀坐堂上。待以賓禮。道人為演清靜無為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累卵之竟乃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錢。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盡以其錢。擘破為二。擲之。遂辭去。海蟾因此大悟。是夜舍家人。設宴棄擲金玉。明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遁跡終南山下。後又隱代州鳳凰山。千畝寧觀。書龜鶴齊壽四字。西蜀至代。數千里。皆同日時而書。

白氣自以示分形散景神變無方之妙丹成尸解有  
頂用出白氣自頂門出化為鶴飛冲天元至元六年  
天贈明悟弘道真君

寇謙之

寇謙之，昌平人。少遇仙人，成功興與之遊嵩華。  
食仙藥，遂隱嵩陽。元魏始光中，召至闕。崔浩  
師事之。一日謂弟子曰：「昨夢功興召我于中  
嶽仙宮，遂羽化。有青氣如煙從口中出，天平  
乃消。其體漸縮，識者謂尸解。後東郡沈猷見  
謙之在嵩山，身作銀色，光明如日。始知其為  
仙矣。」一本云：功興嘗出遊，謂謙之曰：「某去後  
當有人持藥相遺，但食之，果如所言。視其藥

青氣從口中出至平天乃消

皆臭虫惡物，乃恐懼而出。其人還以對功興，  
嘆曰：「謙之未易得仙耶！」一日功興謂謙之曰：  
「吾明日午時當去，公幸為沐浴。」自當有人見  
迎。功興乃入石室而卒。謙之親為沐浴，浴畢  
二童子果有扣石室者。謙之出視，見二童子，一持法  
眼，一持鉢杖。謙之引入，至功興尸所。功興倏  
然而起，着衣持鉢執杖而去。魏明帝神瑞二  
年，一日老君乘白車馬，九龍驂駕降嵩陽山。  
老君乘白馬車頂命仙伯王市平引謙之至前，曰：「汝向道殊  
降嵩陽山頂處，今授汝以天師之任。汝其勉之。」又遇神人  
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錄真經六  
十餘卷，自是道益精。羽化而去。崔浩最重之。

徐則

徐則東海剡人。沉静寡慾，少懷栖隱之志。入緡雲脩道，久之，太極真人降，謂曰：汝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因廬天台山絕粒，所資惟松木而已。隋煬帝為晉王鎮陽，以書召之，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廼王召我。徐真人之言驗矣。既至，晉王請授道法，辭以時日不利。其夕忽返。真王使人送還天台。江都道中，人有見師徒步歸者。及至天台，以經書道法遺弟子，仍掃一室曰：有客至，宜延之。於此乃跨石梁而去。明日王果遣使者至，時年八十二。晉王乃遣使圖其形，又命柳誓為贊。

蕭子雲

蕭子雲字景慕，南齊高帝之孫，封郡公。好仙師事，枕囊水，頗得其秘，兼善草隸，名重一時。忽有神人降言：郁木坑可以久居，乃移家寓焉。玄洲一旦上帝賜玉冊，封為玄洲長史。後人入洞，往往有見之者。

岑道願

岑道願江陵人。隋末避難，至三峽，遂隱岩下。常服黃精，時百歲餘，膚若冰雪。莫見喜，慢積二十年，悅迹而去。

明崇儼

明崇儼洛州人。少隨父令安喜，吏有能召鬼神。

者崇儼盡得其術以奇技自名唐高宗召見  
盛憂甚悅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以進自云往  
進雪四月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  
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園中帝召老人問故  
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

傅先生

傅先生學道焦山精思七年遇老君與以木鑽  
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戒云石盤穿仙可得  
也乃鑽四十七年石穿仙人來曰志亦堅矣  
授以金液還丹服之仙去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人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

南塢結庵以居不知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  
十許人輕健行疾奔馬時負薪賣于市擔上  
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以歸吟  
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  
雲入翠微三評俱住无烟邇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  
人疾苦城市人多訪之不見但覽庵壁題

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  
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岩前樂矣  
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其詩甚多常於驛路傳  
舍所到處輒題之天寶中李白東遊經傳舍  
覽詩吟之嘆曰此仙人詩也誥之於人得軍  
車之實由於是遊新安屢訪之不得見乃題



詩於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煙嶺  
迷高迹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踟  
躑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軍平歸庵見壁  
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  
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庵不免更深居其庵  
後為野火燒之莫知軍平踪跡後百餘歲至  
懿宗咸通十二年郡人許明恕家有婢嘗逐  
與婢一伴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  
上方食桃甚大問婢曰汝許明恕家人耶婢  
曰是其人曰我即明恕之祖軍平也婢言曰  
嘗聞家內說祖翁得仙多年無由尋訪軍平  
謂婢曰汝歸為我向明恕道我在此山中與

與婢一  
桃使婦  
報子孫

汝一桃食之不得將出山中內虎狼甚多山神  
惜此桃婢乃食之甚美頃之而盡遣婢隨樵  
人歸家言之婢歸覺樵擔輕健到家具言入  
山逢祖翁軍平明恕怒呼上祖名取杖擊  
之其婢隨杖身起不知所之後有人入山見  
婢童顏輕身衣樹皮行疾如飛乃入深林而  
去

### 李峯

李峯號遠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得黃帝  
陰符經於嵩山虎口巖玉匣中乃寇讓之所  
藏者其本糜爛峯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  
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姥髻髻當頂餘髮

半壘弊衣扶杖狀貌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  
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峯驚問曰此  
黃帝陰符經老姥何得言之姥曰吾受此經  
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得之峯稽首  
再拜乃告所得姥曰少年顴骨貫於生門命  
門齊於日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德賢而好  
法神勇而樂智真吾弟子也於是坐石上與  
峯說陰符之義久之姥曰日已晡矣吾有麥  
飯相與為食袖中出一瓢令峯谷中取水既  
滿矣瓢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於泉及  
還已失姥所在但留麥飯數升而已峯食之  
自此絕粒唐開元中為江陵節度使副御史

瓢重百斤

中丞峯有將畧作太白陰經十卷大著中台  
志十卷時為李林甫所排位不顯竟入名山  
訪道後不知其所之

作太白陰經

### 常善俊

常善俊京兆人母王氏初姓每噉血食則連多  
腹痛遂蔬食既生年十三歲即長齋遇道士  
朝元最授以秘要常有二青童侍左右嗣醒  
中寓昇仙觀見神人厲聲曰子何人輒來此  
宜速去善俊曰神人試我耶何相通太甚神  
人遜謝而去又嘗過壇壝店遇黑犬繞旋不  
去因畜之呼為烏龍一日謂弟子曰吾學道  
為龍異化百年今太上召我我當去矣其犬忽長數丈

化為黑龍善俊東之仙去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遍遊名山。唐武后嘗召之。未幾去。與陳子昂王維李白孟浩然賀知章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為仙宗十友。睿末復迎至京。師訪以治道。曰。存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帝嘆咏曰。廣成之言。何以加此。辭歸天台。盧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對曰。以僕觀之。乃仕宦之捷徑。爾。盧初隱。終南。後登朝。聞言殊有慚色。女貞有名。焦靜貞者。泛海詣遼。兼求

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爾良師也。靜貞既還。詣承禎求度。未幾昇天。嘗降人間。謂薛季昌曰。司馬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為東華上清真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長生殿。千秋節齋直。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頃。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響。天師乃蹇裳躡步而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之步也。腦中小兒誦經聲天師還。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其先生之謂乎。一日謂弟子曰。吾于玉霄峯。

東望蓬萊有靈真降駕今為東海小清童君  
東華君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脫蛻弟  
子葬其衣冠季時年八十有九玄宗親撰碑  
文有脩真秘指天地宮府圖坐忘論登真系  
等書行於世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正一先  
生

帛和

帛和字仲理師董先生行氣漸穀又詣西城山  
師王君君謂曰大道之訣非可卒得吾暫往  
視壁瀛洲汝於此石室中可熟視石壁久久當見  
三年見文字見則讀之得道矣和乃視之一年了無  
文章所見二年似有文字三年始見太清經神丹

方三皇文五岳菴和熟誦之王君曰子得  
之矣乃作神丹服半劑延年無極以半劑作  
黃金五十斤救人貧病也

王可交

王可交華亭人業耕釣一日擢舟入江忽見中  
流有彩舫載七道士遠聞有呼可交名者頃  
之舟近舫側呼可交登舫一道曰好骨相合  
為仙一道與之二粟食之甘如飴命黃衣送  
長江舟上岸覓所乘舟不得乃在天台山瀑布寺前  
忽至天台僧迎問之可交曰今早離家蓋三月三日僧  
言九月九日已半年餘矣後絕穀挈妻子住  
四明山不復出後人時有見之者

班孟

班孟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能飛行。又能坐  
空虛之中。與人言語。又能入地中。初沒。足漸  
至腰及胸。但餘窮憤。良久而盡沒不見。又以  
指刺地。即成井。可汲。指人屋瓦。瓦即能落。嘗  
取人桑果數千株。聚之如山。十餘日。吹之各  
成文。還其本處。如故。又能含墨水。噴紙成文字。皆  
有意義。後服酒餌。年四百歲。色如少年。入  
大治山中。仙去。

李長者

李長者自滄州來孟縣。日惟食十枣。一柏葉小  
餅。掩室著論。無虛時。後至冠蓋村。逢一虎。馴  
托虎擇居

伏長者語虎曰。吾欲釋華嚴經。可與吾釋一  
棲止處。虎遂起。引至神福山。得一龕。居之。以  
著論。年九十六。化於龕中。

鳳網

鳳網。滎陽人。常採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  
日始。至九日未止。埋之百日。煎而丸之。卒死  
者。以藥納口中。皆立活。網長服此藥。至數百  
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孫思邈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日誦千言。獨孤信見之。曰  
聖童也。願器大難為用耳。及長。好談老莊。周  
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

養神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務行陰德。偶見牧童傷小蛇。血出。思邈脫衣與童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內。旬餘出。青蛇遊。見一白衣少年下馬拜謝曰。吾弟蒙道者為所救。思邈尚不省。少年復邀思邈同遊。易以別馬。偕行如飛。至一城郭。花木盛開。至其家。金碧炳耀。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人袷帽絳衣侍從甚衆。忻喜相接。謝思邈曰。深蒙道者厚恩。故遣兒子相迎。因指一青衣小兒云。前者此兒獨出。忽為愚人所傷。賴君脫衣贖救。得有今日。乃令青衣小兒拜謝。思邈始省。昔日脫衣救青蛇之事。潛問左右。

此為何所。對曰。此涇陽水府也。絳衣王者。命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邈。思邈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耳。留連三日。乃以輕絹金珠相贈。思邈堅辭不受。乃命其子取龍宮奇方三十首。與思邈曰。此可以取道者。濟世救人。復以僕馬以秘傳送思邈歸。思邈後以是方。歷試皆効。乃編入二百方千金方中。隋文帝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救人密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民。至唐太宗召始詣京師。上訝其容甚少。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言哉。永徽三年。年已百餘歲。一日沐浴。衣冠端坐。謂子孫曰。吾今將遊。無何有之鄉。

衣冠端坐。謂子孫曰。吾今將遊。無何有之鄉。

氣絕  
月餘  
顏色  
不變

俄而氣絕。月餘顏色不變。舉衣入棺。如空衣。季已尸解矣。後明皇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

夢思邈  
雄黃

黃。乃使中使齋十斤。送於峩峩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眉皓白。二童青衣。九髻夾持。手指大盤石曰。可置藥於此。石

石上留  
表謝恩

上有表錄。上皇帝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石上無復字矣。洎史白氣漫起。因忽不見。又成都有一僧。誦法華經甚專。雖兵亂卒不能害。忽一日有山僕至云。

先生請師誦經。經過煙嵐中。入一山居。僕云。先生老疾起遲。請誦經。至寶塔。臣欲一聽之。誦至此。先生果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

聽經罷。不復出。遂仙。僧以藤盤竹箸。林飯一盂。杞菊數甌。僧食之。無鹽酪味。美若甘露。贈

錢一環。僕送出路口。僧因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於掌中手書思邈二字。僧大

駭。回視僕。遽失不見。視錢皆金錢也。僧自此後。身輕無疾。宋真宗時。僧已二百餘歲。後莫

知所之。

羅公遠

羅公遠。鄂人。唐玄宗好仙術。開元中。中秋夜。宮

中翫月。公遠請玄宗遊月宮。後玄宗學隱形之術於公遠。不盡傳之。或衣帶或巾角。不能

全隱。玄宗詰之。公遠曰。階下未能脫屣天下。

宮

將月

宮

而以道為戲若盡臣術必懷璽人家將困於  
臬腹也。本宋怒慢罵之。公遠遂走入殿柱中。  
道極疏上失。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復大言於石  
柱中碣中。乃易碣觀之。碣明堂。見公遠形在其中。  
長寸餘。因碎為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惧謝。  
季忽不復見。後有使者入蜀。見公遠。黑水道。  
寄蜀中笑曰。為我謝階下。我姓羅。名公遠。以蜀當  
寓意歸。寄獻之後。宋幸蜀。始悟當歸之意。

李白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  
從西域。神龍初。適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  
庚星入懷。因以名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

山。州舉有道。不應。穎頗為益州長史。見白異  
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後  
謫仙人至長安。見賀知章。知章見其詩。嘆曰。子謫仙  
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  
帝親調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帝嘗  
一美坐沉香亭。時牡丹盛開。欲得白為樂章。召入  
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醉稍解。帝使貴妃  
貴妃捧硯。操筆成詩三章。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  
其才。數宴見。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  
高力士士素貴。耻之。擲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  
脫靴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驚。放不  
自修。與張旭等日醉。為酒中八仙。懇求還山。



帝賜金放還安祿山反永王璘辟為寮佐璘起兵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并上所賜銀印以贖之詔流夜郎會赦還潯陽坐辜下獄時宋若思將兵三千赴河南過潯陽釋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憲宗元和初有人覓海上見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後與道士於碧霧中共跨赤虬而去白龜年申唐易樂天之後也一日至嵩山遙望東嶽古木簾幕窳地往觀之一人至前曰李翰林相招龜年乃趨入其人褒衣博帶風姿秀發曰

吾李白也向水解今為仙矣上帝令吾掌箴奏于此已將百年汝祖樂天亦已為仙見在五臺掌功德所又出書一卷遺龜年曰讀之可以識禽言後白海瓊亦云李白今為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白樂天為蓬萊長仙主

薛昌

薛昌幽薊人為進士唐天寶間棲止于蜀之青

能商陸酒死而復生即身輕

城洞天觀忽得商陸酒飲之耳鼻流血死經三日廕然而蘇肌膚潔白容狀頓少身輕目明勢欲飛舉數日之外洞見遠近雖山林崖嶽不隔視聽時玄宗尚至道節度使延致賓館欲乘驛騎送京忽失所在後有見在大

面山者

徐佐卿

徐佐卿蜀人。唐天寶中道士。常化為鶴。玄宗獵西苑。有孤鶴射之。帶矢而歸。謂弟子曰。吾遊化鶴。出為飛矢。所中。乃掛箭於壁。曰。後箭主來。以中箭。此付之。後玄宗幸蜀。遊觀中。識其箭。乃知佐卿有化鶴事。

僕僕先生

僕僕先生居舊仙居縣黃土山。嘗餌杏丹。乘雲往來。唐刺史李休光。以為妖。叱左右執之。龍隨。虎見於其側。先生乘之而去。天寶初。因以仙居名縣。

吳道元

吳道元字道子。陽翟人。少學書於賀知章。張顛。初名道。不成。因工畫。未冠。即深造妙處。蓋得之於性。子後以非積習所能。初為兗州瑕丘尉。明皇聞之。召入供奉。由此名振天下。大率師法張僧繇。或

者謂為後身。且畫有六法。世稱傾愷之能。備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道亦畫驢於僧房。一夕而聞有踏藉破道之步。

僧繇畫龍點睛。則聞雷破壁。凡去。道子畫龍。則鱗甲若動。每天雨。則煙霧生。始兼張頤而

有之。其神妙如此。一日宮中。有粉牆數尋。明皇使畫山水於上。道子乃調墨漿一盃。用力

畫潑牆上以暮覆之頃間請上觀畫山水林  
木人烟鳥獸無不具備而且精奇上顧觀久  
之歎羨無已道子乃徐步指點曰此山岩之  
後畫下有一小洞其中有仙扣之必應于是以手  
指擊之必然門開有童子在側道子奏曰此  
洞可入其中甚佳臣先入願陛下繼來道  
子遂入洞中以手招上上不能入須臾門閉  
道子莫知所之其所畫牆仍瑩白如舊無復  
有山水矣

王皎

王皎先生善他術於數未嘗言天寶中偶與客  
夜中露坐指星月曰時將亂矣為鄰人所奉

時上春秋高頗拘忌其語上令密詔殺之刑  
者鑿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視之腦骨厚  
一寸八分皎光與連美侍郎還往及安史平  
斬後教皎忽杖屨至連美家方知其異人也後又訪  
杜甫於浣花溪謂甫曰君今雖偃蹇他日大  
名當垂於萬世固少微垣中宿也

趙惠宗

趙惠宗碭州宣都道士得九天仙錄三洞秘法  
皆通曉後居鄆道山唐明皇天寶末還碭忽  
於郡之東北積薪自焚僚庶悉往觀之惠宗  
去中有怡然坐火中誦度人經斯須化為瑞雲仙鶴  
詩音而去火既燼其中草猶綠得遺簡有詩二首

張果

張果隱於恒州中條山。往來汾晉間，得長生秘術。耆老云：為兒童時見之，已言數百歲。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息時，乃折疊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乘<sup>則</sup>以水噴之，復成驢矣。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則天皇后召之，果出山，佯死於姑女廟前。時方炎暑，湏臾臭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宣天子求迎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

去齋壘書迎果。果隨嶠到東京，於集賢院安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帝問神仙不答，善息氣，累日不食。數飲酒，上賜之酒，辭曰：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明皇聞之，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羨姿容，旨趣雅淡。謁見上，言辭清蕪，禮貌臻備。明皇命坐。果曰：弟子當侍立於側，不可賜坐。明皇愈喜，賜酒飲。及一小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明皇又逼賜之。酒息從頂上湧出，冠子撲落地，化為金槓。上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槓在地覆之。槓貯一斗酒，驗之。

斗酒從頂出

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果嘗  
生堯丙言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若六七十許  
子歲邢和璞者，善知人夭壽。師夜光者，善視鬼。帝  
令和璞推果壽，則懵然莫知。密使夜光往視  
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而  
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顏  
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堇焦縮，顧左右取  
如意擊墮之，藏帶中。出藥付其堇，良久堇復  
出，粲然如玉。上狩咸陽，獲一大鹿，令庖人斫  
烹之。果曰：「此仙鹿也。己滿十歲。昔漢武帝元  
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  
上曰：『鹿多矣。』時遷代，豈不為獵所獲乎？」果

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下。遂命驗  
之。果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落耳。上曰：『凡  
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幾年？」果曰：「是歲癸亥。武  
帝始開昆明池，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矣。  
上命太史校其曆，畧無差忒。上問葉法善曰：『  
果何人也？』答曰：『臣知之。然臣言之即死，今不  
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可得活。』上許  
白蝙蝠精之。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竅流  
血，僵仆於地。上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  
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責之，恐泄天地之  
机耳。」上復哀懇久之，果以水噴其面。法善即  
時復生。帝益重之。詔圖形，集賢院號通玄先

生東屢陳老病乞歸恒州。賜絹三百疋。隨從弟子二人。給驛肩。果到恒州。弟子一人放面。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遣使徵果。果聞詔至。輒卒。弟子葬之後。發棺。但空棺而已。帝為立棲霞觀祀之。

軒轅集

軒轅集不知何許人。居羅浮山。人傳數百歲。顏

暗室

色不老。髮長垂地。坐暗室。則目有光。長數丈。

有光

每採藥於岩谷。則毒龍猛獸隨之。若為衛護。

分身百

居常民家。請齋者。雖百餘處。皆分身而至。與

處之齋

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總容二升。賓客滿座。傾

之。彌日不竭。飲人酒百升不醉。夜則垂髮盆

中。其酒漉漉而出。飛朱符可致千里。遇病者。以布巾拂之。則應手而愈。軍中召入。問長生可致乎。荅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道。可致。况長生久視乎。問先生與張果孰愈。曰。臣不知其他。但年少於果。可及退。以金盆覆白鵲。試之時。集方休於外。謂中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人不諭其意。上復召令速至。集纔登玉陛。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有笑之者。則

早知金

盆覆鵲

美姬

鬢髮水唇。年方二八。湏臾變為老姬。鷄皮蛇

變髮背。髮髮皓然。皆涕泣不已。上令識之。却復故  
姬。京師素無豈冠荔枝。花上曰語及頃刻二花  
皆至。各數百朵。枝葉方茂。如新剪者。又嘗相  
頃刻  
子集曰。臣山中有味。踰於此。上曰。無緣得矣。  
集乃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徹盤  
相子在其下。上食之。嘆曰。其美無比。又問曰。  
朕得幾年天子。取筆書四十年字。但十字一  
起。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宴駕。乃十  
四年也。久之辭還山。命中使送之。每見其於  
一布囊內。探錢以施貧者。比至江陵。已施數  
十萬。取之不竭。未及至山。忽忘其所在。中使  
皇恐。不日南海。奏先生已歸羅浮矣。

申元之

申元之。不知何許人。遊名山。博採方術。得內脩  
度世之道。唐明皇開元中。召入上。都開元觀。  
與張果。邢和璞。羅公遠。葉法善。尹愔。何思遠。  
史崇祿。常從帝遊。善清談。上每延問。動移晷  
刻。惟貴妃與內人趙雲。密侍側。得聞其論。雲  
嘗送茶。乘間乞長生藥。元之曰。惜汝在世  
不久矣。雲密復懇求不已。元之憫其恭勤。乃  
與絳雲丹一粒。曰。汝服此。死必不壞。但大其  
棺。廣其穴。含以珠玉。使魂不飄蕩。魄不淪滑。  
百年外。可以復生。此太陰煉形之道。即為地  
仙。復百年。當遷洞天矣。雲密從容東洛。病于

趙雲容蘭昌宮以无之之言請於帝帝命中人陳无  
復生造如其所請而葬之至憲宗元和末已百年

雲容果再生无亦隱顯無常自號申先生  
識者相傳為魏時人已數百歲

### 邢和璞

邢和璞不知何許人隱居瀛海濱善筭人心術  
凡人心之所謀能筭而知之後卜居嵩穎間  
著穎陽書三篇筭心旋室之訣復能以法治  
死者唐明皇開元十二年至都朝貴候之其  
門如市有友人居白馬坡下和璞至死已踰  
日其母哀之和璞遂置尸于牀引其衾同卧  
能死開戶良久起具湯沐而猶未甦復與之寢乃

人復活又崔司馬者與和璞善因疾篤曰先生何

衰我耶已而聞寢壁有穿穴步窺之有微隙  
漸大見導從數百人一人紫衣大冠坐車中  
謂崔曰邢先生合太乙相救言訖而去其疾

遂愈隙穴亦尋失矣房瑄為桐廬宰待和璞

預知房甚善一日笑謂瑄曰君當為宰輔善自愛然  
瑄為相并終其終必食殮棺以龜茲不在私第不在公館

不在寺宇不在外家瑄後果踐台輔謫居閩  
州卧疾紫極宮稍愈太守召會郡齋進殮食  
畢疾復作夢神人曰邢真人之言信矣翌日  
果終前日賈者施龜茲極為老君帳因假以  
為棺和璞廬終南學道者多依之時崔晤與



其為友恭事左右一日謂其徒曰旦夕有異  
客來子等為予設具又戒曰謹毋窺伺翌日  
果一人至其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衣緋  
執笏鼓髯大笑吻角侵耳作劇談多非人間  
語崔晤方崔晤趨而過庭客熟視謂和璞曰此非泰  
山老師乎曰然食畢而去和璞謂晤曰此上  
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師子能省乎晤曰少聞  
先生言某實老師後身然前身不甚記也和  
璞後不知所之

薛季昌

薛季昌河東人遇正一先生司馬承禎於南岳授  
以玉洞經錄研真窮妙勤久不懈故高真屢

降異香妙藥於其室中唐明皇召入禁掖延  
問道德乃極談精微上喜之恩寵優異尋即  
還山上賦詩贈之詩曰洞府修真客衝腸念  
舊居將成金闕要願奉玉清書雲路三天近  
松壑萬籟虛猶且傳秘訣未往候仙輿丹成  
一日忽曰祝融峰今夕有天真之會予被召  
當往遂凌虛而去

羅子房

羅子房號冲虛子玄宗間元中父子修行於玉  
笥元貞觀其父乃解葬空棺於觀側冲虛子  
久亦成仙駕空舟於門外杉表飄飄騰雲而  
去

張志和

張志和字子固，金華人。以策干唐肅宗，為待詔翰林。後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號煙霞釣徒。又號玄真子。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善畫，飲酒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寒，入水不濡。與陸羽、顏真卿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日相唱和。後真卿遊平望驛，志和酒酣，舖席于水上，獨坐而酌。其席未去，如舟，後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僚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

李賀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唐之宗子也。七歲能

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自曰：高軒過，二人大驚，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賀將終，忽見一緋衣天使，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今奉上帝命，召李長吉。賀不能讀，歛下榻，扣頭言：母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殊樂，不若也。賀獨泣下。人盡見之，少頃，賀氣絕。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孫。博學工詞章，事親孝。開元間舉進士，又擢制科，遷監察御史。德業詳載唐書。建中四年，德宗命真卿問罪李

希烈內外知公不還親族餞于長樂坡公醉  
跳躑前楹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授以刀  
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  
日待我于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  
梁希烈命縊殺之葬于城南希烈敗家人啓  
柩見狀貌如生徧身金色瓜甲出手背鬚髮  
長數尺歸葬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山  
有二道士奕棋樹下一曰何人至此荅曰小  
客洛陽人道士笑曰願寄一書達吾家遣童  
子取紙筆作書客還至北山顏家子孫得書  
大驚曰先太師親筆也發塚開棺已空矣徑  
往羅浮山求之竟無踪跡後白玉蟾云顏真卿

今為北極驅邪院左判官

伊祈玄解

伊祈玄解鬢髮童顏氣自香潔常乘一黃牝馬  
不啖芻粟不施韁勒惟以青氈籍其背常遊  
青苑間與人話千年事皆如目擊唐憲宗聞  
其異遂召入宮處以九章之室設紫芝日飲  
龍膏酒每日親自訪問頗加敬仰而玄解魯  
朴未嘗聞人臣禮上因問先生年高顏色不  
老何也玄解曰海上種靈芝草餌之因種于殿  
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上  
餌之殊覺神驗一日玄解欲辭還東海上未  
之許乃於宮中刻木作海上蓬萊三山綠繪

華麗飾以珠玉上因元上與玄解視之上指  
蓬萊曰若非上仙何由得入此境玄解笑曰  
三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辭陛下  
一從身空遊即湧身空中覺漸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闕  
中即去內左右連聲呼之竟不復見上追思嘆恨幾  
成羸疾因號其山為藏真島後旬日青州奏  
玄解乘北馬過海矣

廣列仙傳卷之五終

明少谷張文介輯

廣列仙傳卷之六

呂巖

呂巖字洞賓唐河中府永樂縣人祖渭禮部侍郎

一云初  
名龜美

父讓為海州刺史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

已時生母就蓐時異香滿室天樂浮空一白  
鶴自天飛下竟入帳中不見生而金形木質  
道骨仙風鶴頂龜背虎体龍腮翠眉層稜鳳  
眼朝鬢頸修顴露額闊身負鼻梁從直面色  
白黃左眉角一黑子筋頭大兩足下紋起如  
龜少聰敏日記萬言矢口成文既長身五尺  
二寸喜頂華陽巾衣黃襪衫繫大皂絛狀類

張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襁褓馬祖見之曰此  
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表物他時遇序則居  
見鍾則扣留心記取後遊於廬山始遇火龍  
真人傳天遁劍法自是混俗貨墨於人間號  
絳陽子咸通中舉進士第時年六十四歲後  
遊長安酒肆見一羽士青巾白袍書三絕句  
於壁一曰坐卧常携酒一壺不教双眼識皇  
都乾坤許大無名姓疎散人中一丈夫二曰  
得道真仙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住  
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峰三曰莫厭追歡  
笑語頻尋思離亂可傷神聞來屈指從頭數  
酒市中  
過雲房  
得到清平有幾人洞賓訝其狀貌奇古詩意

飘逸因揖問姓氏再拜延坐異人曰可吟一  
絕予欲現之洞賓援筆書曰生在儒家遇太  
懸纓重滯布衣輕誰能世上爭名利欲事玉  
皇歸上清異人見詩喜曰予所居在終南鶴  
嶺可能從我遊乎洞賓因隨雲房同憩肆中  
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欲昏睡夢以舉子赴  
京狀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  
諫翰林<sup>苑</sup>及秘閣郎曹諸清要無不備歷升而  
復黜黜而復升兩娶富貴家女婚嫁蚤畢孫  
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最後獨相  
十年權勢薰多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  
孥流於嶺表一自身子然窮苦憔悴立風馬雪

中方此浩嘆恍然夢覺雲房在傍炊尚未熟  
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昏洞賓驚曰  
君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來之夢非沉萬態  
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何  
足憂且有大覺而后知此人世乃大夢也洞  
賓感悟乃拜雲房求度世術雲房詭曰子骨  
節尚未完若欲度世須更數世可也翩然別  
去洞賓乃棄官歸隱雲房自是十試洞賓皆  
過第一試者洞賓自外遠歸忽見家人皆病  
死洞賓心無悼怛備葬具而死者皆起無恙  
第二試者洞賓鬻貨於市議定其價市者翻  
然止酬其直之半洞賓無所爭併直之半皆

大夢  
始醒

雲房

不取委貨而歸去第三試者洞賓元日出門忽

試

丐者倚門求施洞賓與之錢物而丐者索不

已且出惡言洞賓再三禮謝第四試者洞賓  
牧羊山中遇一虎追逐漸逼洞賓推羊下峻  
阪得以身當之虎即釋去第五試者洞賓居  
山草舍讀書一女年可十七八容華絕世光  
艷照人自言歸寧母家至此迷路日暮足弱  
倦行借此少憩既而調戲百端夜逼同寢而  
洞賓竟不為動如是三日始辭去第六試者  
洞賓一日郊出及歸則家貨為盜劫盡殆無  
以供朝夕洞賓了無愠色躬耕自給忽於鋤  
下見金數十餅速掩之一無所取第七試者

洞賓見人貨銅器者市之以歸則皆金也。即訪賣主還之。第八試者有風狂道士陌上市藥自言服者立死。旬日不售。洞賓謂此必有。意因買歸。道士曰子速備後事可也。既而服之無恙。第九試者洞賓因春潦汎溢衆方病涉。獨掉一小舟至中流。風濤掀舞而洞賓端坐不動。竟亦無虞。第十試者洞賓坐一室。忽見奇形怪狀鬼神無數。有見擊者有欲殺者。洞賓一切不問。復有夜叉數十械一死。因血肉淋漓號泣言汝宿世殺我。今急償我命。洞賓曰殺命償命宜也。索刀欲自盡。忽聞空中叱聲。鬼神皆不復見。一人撫掌大笑而下。即

雲房也。謂洞賓曰吾十試子子皆心無所動。得道必矣。但功行尚未有完。吾今授子黃白秘方。可以濟世利物。有三千功滿八百行員。吾來度子。洞賓曰所以未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還本質耳。洞賓惘然曰誤三千年後人不願為也。雲房笑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君能從我遊乎。洞賓因隨之。至鶴嶺雲房悉傳以上真訣。俄清溪鄭思遠太華施真人由東南凌虛而來相揖共坐。施真人曰此一侍者何人。雲房曰。吊海州讓之子。目秀精藏可字。孝仙。可與學道者也。一日雲房謂洞賓曰吾朝元

有期當奏汝功行以陞仙階汝恐不久居此  
洞後十年洞庭湖相見又以靈寶畢法及靈  
丹數粒示洞賓授受間忽有二仙捧金簡寶  
符語雲房曰上帝詔汝為九天金闕選仙當  
即行雲房乃謂洞賓曰吾行趨上帝召汝好  
住世間脩功立德他時亦當如我洞賓再拜  
曰巖之志異於先生必須度盡天下衆生方  
始上昇也於是雲房乘雲冉冉而去洞賓既  
得雲房之道并火龍真人天遁劍法乃初游  
江淮試靈劍遂除長蛟之害隱顯變化迄今  
四百餘年雖在世行化度人然實已出離世  
間矣世傳洞賓常出没人間蹤跡數見一日

蛟除長

過岳州城南古寺題二詩于壁一云朝遊岳  
鄂墓蒼梧袖有青龍胆氣粗三入岳陽人不  
識朗吟子過洞庭湖二云獨自行時獨自坐  
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  
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大古松呂始至時人  
無知者惟有老人自松頂徐下禮拜故詩云  
然潭州士人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姑仙問  
曰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  
寺設齋鈞專記之到潭州乃於興化寺取齋  
曆視之果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微索政和  
中宮禁有崇白晝見形盜金寶奸妃嬪林靈  
素王文卿諸人治之息而復作上精齋處禱

何仙姑  
知回道  
人潭州  
設齋



奏詞凡六十日、晝寢見東華門外有一道士、  
碧蓮冠紫鶴氅、手持水晶如意、揖上曰、臣奉  
上帝命來治此崇、良久召一金甲丈夫、捉崇  
宋宮劈而啗之、且盡、上問丈夫何人、道士曰、此乃  
降崇陛下所封崇寧真君關羽也、上勉勞再四、因  
問張飛何在、羽曰、張老乃臣累劫兄弟、世世  
張飛為男子身、今已為陛下生於相州岳家、他日  
男子輔佐中興、將有功焉、上問道士姓名、道士曰  
臣姓陽、四月十四日生、夢覺錄之意、其為洞  
竇也、自是宮禁恬然、遂詔天下有洞竇香火  
處、皆正妙通真人之號、其神通妙用、蓋不能  
盡述、此其畧也、有詩辭歌訣碑文數千言、行

於世

### 何仙姑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之女也、唐武后時、住  
雲母溪、年十四五、一夕夢神人教食雲母粉、  
食雲母可得輕身不死、因餌之、誓不嫁、常往耒山頂  
粉輕身其行如飛、每朝去暮則持山菓歸、遺其母、後  
遂辟穀、語言異常、太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失  
之、中宗景龍中、白日昇仙、天寶九載、見於麻  
現身五姑壇、五色雲中、大曆中、又現身於廣州小石  
色雲中樓、刺史高翬上其事於朝

### 裴航

裴航唐長慶中秀才、下第因遊襄漢、同舟有樊

夫人國色也。航無由覩面，因賂侍婢，負煙而求。達詩一章曰：向為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屏錦，倘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夫人乃使負煙召航相識。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出，棲岩谷，召其一決耳。深驚行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眇他人耶？但喜與郎君同舟，無以諧謔為意。航辭而歸。夫人後答詩一章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主京。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達詩之趣。隨抵襄漢，夫人與負煙登岸而去。後航經藍橋驛，傍因渴甚，下車求漿，見老嫗紡績麻苧，航揖

過樊夫人

之求漿，嫗吐曰：雲英携一甌漿來，郎君要飲。藍橋航訝之，憶夫人詩有雲英之句，俄雲英於葦遇雲箔之下，出双玉手，捧瓷甌，航接飲之，真玉液也。因還甌，遂揭箔覩一女子，光彩照人，愛慕之，求止宿，因白嫗曰：向覩小娘子，姿容耀世，所以躊躇而不能去，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老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仙與靈藥，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搗之百日，方可訖吞，當得後天而老。若欲娶此女者，得玉杵臼，吾當與之也。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為期，必携杵臼而至。更無許人。嫗曰：然航至京，適遇一玉杵臼，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傾囊兼貨僕馬，方及

其值乃獨携至藍橋。媼大笑曰：「有如此信士乎？」乃許為婚。女曰：「雖然，更為吾持藥百日，方議。」媼好，媼於襟帶間解藥，航即擣之。夜則媼收藥，白于內室。航又聞搗藥聲，因窺之，有玉兔持杵，曰：「而雪光可鑑，百日足。」媼持藥而荅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媼戚，為裴郎具幃帳，遊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遂巡遣車馬，隸人迎航而往。至一大第，內有帳幄，屏帷珠翠，珍玩莫不備具。仙童侍女引航入航，帳航訖，禮訖及引見訪賓，皆神仙中人，有仙女鬢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媼好，不省拜侍。女曰：「不憶別渚同

舟而抵襄漢乎？航深驚謝，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英<sup>翹</sup>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己是，高真為玉皇之女吏，媼遂將航夫妻入玉峰洞中，居之，瓊樓珠室，餌以絳雪瓊英之丹，性清虛，毛髮紺綠，超為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顥<sup>遇</sup>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因說得道之事，乃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叙話永日，使達書於親愛。

譚峭

譚峭字景升，唐国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涉文清麗，洙訓以進士業，峭乃獨好黃老諸子，列仙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不

不復歸寧。父母以其堅心向道，不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常醉獨遊，夏則服烏裘，冬則衣綠布衫，或卧風雪中，人謂已斃，視之氣休休然。或謂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靴鞋拋在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後。居南嶽煉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化。復入青城山去也。峭嘗作化書，南唐宋齊立，竊其名為己作，見行於世。

爾朱洞

爾朱洞字通微，不知何許人。少異人，傳還元抱一之道，因自號歸元子。初隱蓬山，後賣藥

於蜀漢間，其行如飛。時飲猪血酒，哦詩：逆旅主人，每夕恠其屋有聲，間窺之，見其身自榻而升，觸棟而止。或於枯骸中得物如雀卵，持以問洞，洞曰：殆服神丹而不能脩煉，故純陰剝消，無陽與俱，獨就丹田成此耳。若文子吞之，當生異兒。唐末王建圍成都，洞亦在圍城中。城久不下，建約城陷日誅夷無噍類。主人甚憂之，洞曰：無憂也。乃施席籠榻，建及三軍皆入其中。建與軍皆見神人，衆黑雲。叱建曰：敢有禍吾民者，禍即及汝。建等怖伏曰：不敢。後建入成都，果戒兵勿殺，民不改肆。洞賣丹藥，每一粒要錢十二萬，太守欲買之，曰：太守

九萬  
百錢

金多非一百二十萬錢不可太守以為惑眾  
納之竹奩沉於江中至涪陵上流有二人乘  
舟而漁舉網怪其重出之乃洞也漁者曰此  
必異人入定乎扣銅在寤之少頃洞開目問  
漁者曰此去銅梁幾何有三都乎二漁人曰  
我白石江人此去銅梁四百里自是而東即  
豐都縣平都山仙都觀也洞曰吾師謂吾遇  
三都白石浮水乃仙去殆此地耶先是洞至  
江濱每投白石待其浮人不解也洞既登岸  
語二漁者曰視子類有道者有所傳乎二漁  
守三  
曰我昔從海上仙人得三一之首煉陽消陰  
亦有年矣洞於是索酒與劇飲取卅分餌之至

遇  
登仙

荔枝園中三人昇雲而去

柳實元徹

柳實元徹衡岳人唐元和中結伴往羅愛二州

各省其父至登州欲越海將抵交趾夜半颶  
風忽起斷其舟纜飄入大海孤鳴中二子次  
日登其崖見一廟中有玉天尊像案上止有  
金香爐一物周覽久之忽覩東角有紫雲自  
海湧出直抵島上俄有雙環侍女捧玉合至  
天尊所炷以異香二子以事告女曰少頃玉  
虛尊師當降此島與南溟夫人會子堅請之  
當有所遂言訖二仙果乘白鹿馭彩霞而來  
二子泣而求救玉虛問之曰子隨南溟夫人

而行當有歸期無憂也。夫不視二子久之曰：二子殊有道骨，他日當得仙。但子宿分自有師，吾不合為子師耳。雖然既相遇不可無靈藥相贈也。遂命侍女曰：可送二客去。然所步何橋？侍女曰：百花橋可往。二子拜謝而別，乃贈以玉壺一牧，高尺餘。復贈以詩云：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君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欄檻傍皆開異花。二子於花間潛窺，皆群龍相接為橋。將至海岸，侍女乃解襟帶一盒，子中有物如蜘蛛形狀，謂二子曰：一事相托，吾輩水仙也。純陰無陽，昔遇番禺<sup>島</sup>少年有情，因而生。

子重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岳之神，為子數年前南岳回鴈峯，有使者來水府，使者回曾以吾子所弄玉環寄之，而使者隱之不付。吾子二君歸，必經回鴈峯下，願訪使者，廟以此合投之，當得玉環。為送南岳與吾子，吾子亦當有報効，爾慎勿惑之。二子因問侍女曰：扣玉壺夫人詩云：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侍女子曰：子有事，但扣玉壺內當應之。凡事皆可如意。又曰：夫人云：吾輩自有師，師當是誰？曰：南岳太極先生<sup>生</sup>。爾至岸別去。二子抵家時已十年矣。童稚已弱冠，其妻皆死。方及三日，二子急扣玉壺，壺中應云：可往使者廟。

投合當得妙藥。二子乃共抵回峰壩。訪使者  
廟。以合投之。須臾有黑龍飛騰空中。下一玉  
環。果如侍女所云。乃取之。以送於南岳廟。忽  
現黃衣少年。出二金合。謂二子曰。此藥名返  
魂膏。二君家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頂而  
活。言訖。少年不見。二子遂持歸。以塗其妻頂。  
二七者復活。乃共往南岳山中。訪太極先生。  
經年不遇。一日雪中。見老叟負薪。哀其年老  
而寒。飲之以酒。暗薪擔上有刻太極二字。乃  
拜求之。因持玉壺以告其故。叟曰。吾平生貯  
玉液者。此壺也。遂拉二子。同上祝融峯。更不  
復出。

太極  
先生

王四郎

王四郎洛陽尉。王琚之姪。父好道。遠遊。唐元和  
中。琚赴調。自鄭入京。過東都天津橋。四郎迎  
于馬前。以金五兩餽琚。金色如鷄冠。曰。此不  
可售與常人。宜到京。訪張蓬子。付之。價值二  
百千。琚異之。詰四郎頃在何地。今何適。對曰。  
向居土小屋。有洞天。今挈家往峨眉。琚又  
問曰。今暫寓何地。曰。中橋逆旅。席家。琚投宿。  
即覓席家。四郎已行矣。因詢其行李。席氏曰。  
四郎妻妾。四五人。車馬侈華。非常。琚尤異之。  
及至京。訪張蓬子。出金示之。索值二千。蓬子  
驚喜曰。從何得此道者。王四郎所貨化金也。

化金

乃如數與之。珞後屢訪蓬子，不可得見。

許栖岩

許栖岩家岐山下。唐貞元中下第，寓長安。欲市一蕃馬，請道士筮之，得乾之九五。召龍在天，利見大人。道士曰：此馬龍種也。公市之，當昇天。栖岩喜，乃市之。時魏令公鎮蜀，栖岩往謁。市得龍之，道經劍閣，馬失足，墮於萬丈之壑，幸墮積葉上，無損。栖岩嗟嘆久之，乃信馬行數十里。至一洞口，見萬花林，中有青石池，池傍石屋，中有道士，白髮丹臉，偃卧于石榻之上，傍侍二玉女。栖岩首再拜，玉女驚駭曰：汝是何人？遽至太乙元君之室，栖岩語以故，二女乃白元君。

元君曰：汝在人間何好？曰：好道。常誦《黃庭經》。元君曰：汝於三書各得何句？栖岩荅曰：莊子則真人息之以踵，老君則其精甚真，黃庭則但思一部壽無窮。元君曰：子頗知道，乃命坐。玉女酌石髓而飲之，曰：稽康不能得，而汝得之，數也。栖岩乃跪謝。玉女前曰：穎道士至矣。元君命設榻而坐。栖岩因熟視道士，乃昔卜馬者，大驚異之。道士曰：昔者乾卦合今日矣。俄頃有仙童，馭鹿與龍而至，曰：東皇君迎元君，翫月曲龍山。元君謂栖岩曰：可與同遊，乃跨鹿龍而去。頃刻抵曲龍山，見危橋千步，聳柱萬尋，若長虹之亘青天。玉瑩無塵，元



君命栖岩拜東皇東皇曰汝許長史孫也我  
昨與祖同飲亦知汝當來宴間東皇命玉女  
四語絕歌青城丈人詞歌曰玉砌瑤階泉滴乳玉簫  
清煙催鳳和煙舞青城丈人何處遊玄鶴喚天雲  
大氣一縷歌畢无君與栖岩乘龍鹿而返下視一  
大城郭栖岩曰此何處也无君曰此新羅國  
耳至海畔小城又問此何處曰此唐國登州  
耳俄到洞府栖岩再拜辭歸无君曰汝得餌  
石髓已得人間千歲願無漏泄無荒淫能如  
此猶更得一見吾也栖岩將上馬无君曰此  
馬乃吾洞之龍因傷稼謫人間汝到人間無  
用此馬但于渭溪解之當化龍去玉女又謂

栖岩曰龍馬回日號縣田婆針幸寄史許栖  
岩遂跨馬頃刻至號縣舊庄詢時代已六十  
餘年矣時唐宣宗大中五年也栖岩乃訪田  
婆覓針田婆曰太乙家紫霄姊妹書來云托  
人市針其子耶栖岩遂取針繫于馬鬣放之  
渭水中果化為龍而去栖岩後隱匡廬間多  
有人見之者

韓湘子

韓湘子字清夫韓文公之猶子也落魄不羈文  
公勉之學湘曰湘之所學非公知之公令作  
詩以觀其志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  
後夜冷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炉煉

號縣  
買針

白珠砂寶鼎存金虎。芝田養白鴉。一瓢藏造化。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孝我。同共看仙葩。公覽曰。子能奪造化。耶。公為開樽。湘取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乃碧花二朵。似牡丹。差大。顏色更麗。花間擁出雪擁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曉其意。湘曰。他日聽之。未幾。公以諫佛骨事。謫官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憶花上之句乎。正今日事也。公詢其地。即藍關。嗟嘆久之。曰。吾為汝足此詩。即韓集中一封朝奏九重天。云云。遂與湘宿藍關。傳舍。公方信此道之不誣。

也。湘辭去。乃出藥一瓢與公曰。服一粒。可以禦障毒。公皇淚曰。吾不敢復希富貴。但得生入鬼門關足矣。湘曰。公不久即西。不惟全家無恙。且當復用於朝。公曰。此後復有相見之期乎。湘曰。前約未可知也。後皆如所說焉。

江叟

江叟善吹笛。槐上有神。教往荆山求鮑仙。更如言得鮑。贈以玉笛。吹之龍來迎去。成水仙。

陳搏

陳搏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人。初生不能言。至四五歲。戲過水。水濱有青衣媪。召置懷中。乳之。始能言。聰悟過人。經史一覽無遺。十五詩

禮書數。至方藥之書。莫不通究。親喪。先生曰。吾向所學。但足以記姓名而已。吾將遊秦山。與安期。黃石。輦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人。脂膏汨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其家業。散以遺人。惟携一石鐺而去。唐士大夫挹其清風。咸欲識其面。如睹景星慶雲。先生皆不與之交。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為手詔召之。先生至。長揖人主。明宗待之愈謹。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賦一詩絕之。詩云。雪為肌。玉為腮。多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帝空煩。雲雨下。臺陽。以詩奏。及書付宮使。即時遯還。隱居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凡二

睡熟還  
散生塵

十餘年。復移居華山。是時年已七十餘矣。常閉門卧。累月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樵於山麓者。見有遺骸生塵。迫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良久氣還而起。曰。睡酣。奚為擾我。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宋太祖登極。太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召不至。太宗初年。始赴召。求一靜室休息。乃賜觀於建隆觀。為戶。熟寐月餘。方起。賜號希夷先生。端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遊我眉。明年遺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先生往造之。曰。吾其歸於此乎。先生初欲示化。使晝夜燃燭於石室中。至期。以左手支頰而終。達七日。容色

不變。肢體尚溫。有五色雲封其谷口。彌月不散。享年一百一十八歲。一云先生尤精易學。鑿人察物。辨別聖凡。宋太祖太宗龍潛時。與趙普遊。長安市先生與之同入酒肆。普坐木星。微垣星。祖太宗之右。先生曰。汝紫微垣一小星。爾乃可坐其上乎。周世宗宋太祖同行。先生則云。城外有二天子氣。神放初從先生。先生曰。汝當逢明主。名馳海內。但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所忌。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可戒也。放晚年侈節過度。竟喪清節。皆如其言。陳堯咨既登第。過謁先生。坐中有道人。鑿髻目堯咨。連曰。南菴南菴。語已徑去。陳

美名造物所忌

深異之。問曰。向來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陳

陳堯咨為南菴子

公惘然。欲追之。先生笑曰。已在數千里外矣。陳曰。南菴何謂也。先生曰。他日自知之。後陳

轉漕閩中。過墟里間。聞田婦呼其子曰。汝去南菴。促汝父歸。陳乃大驚。問南菴所在。視之。則廢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菴主入滅。祠其真身於此。乃堯咨生辰也。又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得之。而不言。先生謂賈曰。子來非他。蓋欲吾瓢耳。呼侍者取與之。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嘗宿觀下。中夜先生呼令速歸。先生與之俱往。一二里有人號呼。報其母卒。沆始悟其言。先生

預知郭沆喜在瓢

因遺以藥使急去可救既至果卒灌其藥遂  
甦華陰令王睦謂先生曰先生居溪巖寢止  
何室出使何人守之也先生笑而作詩曰華  
山高處是吾宮出既即凌空跨曉風臺榭不將  
金鎖閉未時自有白雲封一日有一客訪先  
生適值其睡傍有一仙人聽其息声以黑筆  
混沌記之蒲紙烏塗莫辨客怪而請問之仙人曰  
譜此先生華昏調混沌譜也先生嘗遇毛女因贈  
之詩詩云藥苗不滿筍又更上危巔回指歸  
去路相將入翠煙木索聞先生善相人遣詣  
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廝役  
相王門廝役皆將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先生為

种放下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未定穴既葬  
先生見之言地固佳但安穴稍後世世止出  
名將种放不娶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為將  
帥數學即有声先生好學以數授穆伯長穆授李  
樵之李授邵康節以象學授种放放授廬江  
許堅堅授范諤此一枝傳於南方也

甘始

甘始太原人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冬行房  
用房中術得仙中之事依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為一卷  
用之甚有近効後入玉屋山仙去

張用成紫陽

張伯端天台人少好學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

孜孜訪問。通歷四月。宋神宗熙寧二年。遊蜀。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戒。字平叔。號紫陽。嘗有一僧。脩戒定慧。自以為得最上東禪旨。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即到。一日與紫陽相遇。雅志契合。紫陽曰。禪師今日能與同遊遠方乎。僧曰。可也。紫陽曰。惟命是聽。僧曰。願同往揚州。觀瓊花。紫陽曰。諾。於是紫陽與僧處一靜室。相對瞑目。跌坐。皆出神遊。紫陽至時。僧已先至。遶花三匝。紫陽曰。可折一花為記。僧與紫陽乃各折一花。歸。少頃。紫陽與禪師欠伸而覺。紫陽曰。禪師瓊花何在。禪師袖手皆空。紫陽乃拈出瓊

出神攝  
州瓊  
花

花。與僧笑翫。弟子問紫陽曰。禪師與吾師同此神遊。何以有折花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脩。是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神別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脩。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脩性宗。故所至之地。人見無復形影。謂之陰神。宋<sup>治平</sup>中。隨龍菑陸公。寓桂林。後轉徙秦隴。久之。事扶風馬默。處<sup>象</sup>於東河。乃以所著悟真篇。授<sup>象</sup>。象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頤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元豐五年夏。跌坐而化。住世九十九歲。一好禪弟子。用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茨實。色皆紺碧。群弟子至。遂指謂曰。此道書

得舍利  
千百粒

所謂舍利耀金姿也。後七年，劉奉真遇紫陽於玉屋山，留詩一張而去。紫陽嘗自謂已與三皆黃冕、仲維楊、于先生、三人皆紫微星，號九皇。真人因誤校勘，劫運之籍，遂謫人間。今垣中光耀可見者，六星而已。

劉斗子

劉斗子名奉真，又名劉斗子，建康人。張紫陽弟子，初捨煉白龍洞中，後白日昇天。

石泰

石泰，常州人，字得之，號杏林，一號翠玄子。遇張紫陽得金丹之道，初紫陽得道於刘海蟾，海蟾曰：異日有為汝脫韁解鎖者，當以此道授

三傳非人三得

禍

之餘不可輕傳也。後紫陽三傳非人，三遭禍。患誓不敢妄傳，乃作悟真篇行於世，曰：使宿有仙風道骨之人讀之，自悟。復雁鳳州太守怒，按以事坐黥竄，經由郊境酒肆中，適遇杏林，告以故。杏林曰：邠太守泰，故人也，乃為之先容。一見獲免。紫陽感之曰：此恩不報，豈人也哉！乃盡以丹法傳於杏林。杏林道成，作還元篇行于世，壽一百三十七。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中秋日尸解。後二年，易介復見杏林於羅浮山。

趙吉

趙吉，高安人，狂而落鬼，兩目皆翳，自言生一百

二十七年矣。宋元豐中，蘇轍謫居高安，吉往  
仙要在見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  
陽降作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教輒梳水以溉百体。  
經旬諸疾皆愈，後尸解於興國軍。

薛道光

薛道光字木源，閩州人，嘗為僧，復雅好金丹，導  
養宋徽宗。丙戌冬，遇石泰，年八十五矣，綠髮  
遇石泰朱顏，夜事縫紉，道光心因異之，偶舉張紫陽  
灯下縫詩，石曰：此吾師也。道光乃稽首，請因受業，卒  
學還丹，道成乃註悟真篇，及復命篇，丹髓歌  
行世，壽一百十四歲。光宗紹熙二年九月，尸  
解，明年沙道昭復見道光于霍童山。

雷隱翁

雷隱翁名本，少磊落不群，既長業進士，再試即  
棄去，默坐終日，俗子或詣其癡，隱翁笑曰：終  
不以吾癡易汝黠。一日以術授其子，因出遊  
不還。宋元祐間，有朝士遊羅浮山，見其坐于  
松下，自道姓名云雷隱翁。

林靈素

林靈素字通叟，永嘉人，母夜歸，紅雲覆身，因有  
孕，懷胎二十四月，一夕夢神人，衣綠袍，玉帶，  
眼出目光，執筆告曰：來日借此居也。次日先  
生誕，金光滿室，五歲不語，忽有道士，頂青玉  
冠，披霞衣，不告而入，見先生喜曰：久別特來。



曆旦  
曉能誦

相謁相顧撫掌大笑自此能言七歲粗能作  
詩日記萬言蘇東坡以曆旦與讀一覽能誦  
東坡驚曰子聰明過我富貴可立待先生笑  
而荅曰生封侯死立廟不離下鬼願作神仙  
予之志也年三十遊西洛遇一道士姓趙授  
以神霄天壇玉書書中有神仙變化法并興  
雲致雨符呪驅遣下鬼役使萬靈等法自後  
行法無施不靈次年岳陽酒肆復遇趙道士  
道士曰吾漢天師弟子趙昇也向授玉書宜  
謹行之行當為神霄教主兼雷霆大判官以  
輔東華帝君也崇寧五年中秋夜徽宗皇帝  
夢遊神霄府赴玉帝召騰空而上遙見天門

一人星冠法服執圭引帝入門上有朱牌舍  
字曰神霄玉闕之門次過一小院曰玉樞院  
一朱衣吏迎帝入曰此帝君舊居也及朝見  
玉帝傳旨云直任忠賢去奸邪保社稷帝自  
天門而下百餘步見一道人青衣青巾跨青  
牛而上導從甚肅至玉帝前呼萬歲言訖駕  
青牛而上天門帝夢覺記之大觀二年詔求  
天下有道之士茅山宗師以先生荐入見帝薦  
曰卿有何法術先生奏云臣上知天上中識  
人間下知地府先年中秋上朝玉帝臣曾瞻  
見天顏帝曰朕方省之向來青牛何在曰寄  
養外國不久當進上也曰帝甚奇之不時宣召

入內、刪定道史經錄靈壇等事。帝以師事之，特建神霄宮。宮成，帝引入百官遊行，曰：「宣德五門來，萬國蔡東等。」況思無荅。先生應聲曰：「神霄一府，摠諸天。」帝大喜。帝欲修雷書金經，全奏玉帝足，收入道藏，永訪不得。先生靜夜召神，奏告乞現雷書上帝，乞賜觀雷書。并寔司等印。上帝遣玉女以二印授之，併雷書五卷。先生看畢，懷印而還。錄雷書進上。至是始全。政和七年，高麗國果進青牛。帝大喜，即以賜先生。重和元年，華山因開三清殿，基石匣中有雷文法書一冊，乃金地繭紙。進至御前，與先生所錄天上雷書不差一字。帝喜曰：「何先生聰明神聖，記之。」

如此。帝又於禁中封自書青詞密奏。次日問先生曰：「昨朕所奏青詞，達否？」對曰：「未達。緣誤寫一字，靈官未敢以聞。」乃讀帝青詞，朗朗。帝默撫先生背曰：「先生真神仙也。」一日，先生侍膳，奏青詞帝嘆曰：「日思皇后英魂，先生可能致之一見乎？」先生曰：「能。」至夜，設醮，飛符召之。奏云：「皇后皇后見在玉華宮，與王母宴集。頃刻即當至矣。」俄異香襲人，天花亂墜，仙樂滿宮。皇后駕青鸞而至，謂帝曰：「臣妾昔為仙宮主者，因神霄相會，思凡謫下人間。今還復居舊職，願陛下防丙午之亂，任忠去奸，誅童蔡，以謝天意。其禍可免。」帝問卿昔在仙班，是何職位？后曰：「即紫

虛元君陰神陛下即東華帝君也。帝曰：禁中諸人有天降者否？后曰：明節乃紫虛玄靈夫人。王皇后乃獻花菩薩太子。乃龜山羅漢尊者。蔡素乃北都六洞魔王大頭鬼。童貫是飛天大鬼。母林先生是神霄教主兼雷霆大判官。徐知常是東海巨蟾精。帝又問國祚如何？默默不答。漸隱身而去。帝他日又謂先生曰：安得見真武聖像？先生曰：容臣同虛靜天師奉請。焚符畢，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現出龜蛇。須臾降一巨足，塞於殿前。帝拜云：願聖祖見一小身，俾得瞻仰。遂現身長丈餘，端嚴妙相，披髮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劍。

玄帝  
現神

王母  
見帝

跣足，頂有圓光，立一時久。帝乃自為寫真，與昔太素皇帝時寫者不差。帝愈敬之。又請見王母。先生但燒一小符，王母即領諸玉女乘雲而降。帝捻香再拜。王母曰：東華帝君久不見矣。帝請教訓。王母乃授以神丹補益之法。復曰：察奸臣遷都長安，法太祖太宗行事，不然後悔無及矣。言訖而去。先生有一室，乃入靜之處，中有一椅，外常封鎖。雖駕到亦不引入。蔡素乃諧言于帝曰：室中有黃羅帳，銷金龍床，椅棹皆朱，殊有潛意。願陛下親往觀之。帝即幸神霄宮，與素徑入其室，但見粉壁明窓，椅卓二隻，他無一物。素惶惧請罪。先生請

蔡素  
暗諧

問帝語其故先生乃指壁上有一金樓玉殿

壁黃

小符下畫黃羅帳如錢大帝笑曰先生游戲得

羅帳

好也一日太子奏林靈素俱妖術願陛下誅

之陛下如不信乞宣諸法師破其邪法時有

十二人俱善法術帝乃命二人與先生會於

嘑成

疑神殿闢法宣太子諸王暨群臣觀之先生

嘑水一口化成五色雲雲中有仙鶴數百飛

龍鶴數百

繞殿前又有金龍獅子十二人等奏曰皆紙

龍鶴臣等誦大神呪當令龍鶴即化為紙念

呪訖龍鶴愈加多帝曰此一場負矣更有何

吹水

術十二人奏能呪水使沸先生取氣一口吹

盃中水即成冰先生奏云乞焚炭千斤以為

火洞臣先入令十二人隨之先生入火洞火

不着衣諸人伏地哀告乞赦餘生乃發開封

府刺面配遣先生見朝政日非乃上疏云蔡

素鬼之首任之以重權童貫國之賊付之以

兵權柄慧星示變陛下不能脩德以禳之太乙

離宮陛下不能遷都以避之若云數不可逃

然古昔却有過期之曆臣今暫辭龍顏願陛

下自愛帝降詔不允乃呼諸弟子將前后宣

賜之物約可三百擔編封號鎖令納宮中只

喚一童子携衣被行私出國門而去帝乃賜

觀温州一日謂弟子張如晦曰塵世不可久

戀况大禍將及吾將去矣他日神霄再會言

訖端坐而化。先自指墳於郭外。遺命曰。可於正穴中更深五尺。見龜蛇即下棺。見五色氣出。不可蓋土。宜急走百步。弟子依其言。下棺後。忽山崩石裂。不知所在。太子即位。遣人伐先生塚。三日不知去處。見亂石縱橫。黑風雷雨。火光繞地。人面不能相覩。使臣還奏。淵聖驚異之。勅封通真達靈真人。立祠天慶觀。至今存焉。趙鼎嘗作記曰。先生旨趣淵深。非博學士夫莫能曉識。僕未仕時。先生曾許僕當中興作相。若遇春頭木會之賊。可以致仕。不然。則相遇于潮陽吉驛中。此時悔之晚矣。初不以為然。後作相時。因奏事果遭秦檜之害。

趙鼎  
悔言

被罪海島。道經潮陽驛中。方抵驛庭。見一少年。繡衣紅鞋。徑入驛中視之。即先生也。笑問曰。前言繆乎。始知先生是真仙也。

薩守堅

薩守堅南華人。少有利物心。嘗學醫。誤用藥殺人。遂棄醫。聞江南三十代天師虛靜先生及林玉二侍宸道法之高。欲往師之。至陝行囊已盡。忽見三道人來問。堅何所往。堅告以故。道人曰。天師羽化矣。薩方悵恨。一道人云。今天師道法亦高。吾與之有舊。當為作字。可往訪之。遂授以呪。粵之術。曰。呪一粵。可取七文。一日。但呪十粵。得七十文。則有一日資矣。一

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與之搜扇一把。曰。有病者。則扇之愈。一道士云。吾亦有一法相授。乃雷法也。薩用之皆驗。始達信州。見天師投書。忽舉家慟哭。乃虛靜天師手筆。信中言。吾與林侍宸。王侍宸。遇薩某。各以一法授之矣。可授以未盡之文。薩由是道法大顯。嘗寓某處。城隍廟數日。太守夢城隍告之曰。薩先生數日寓此。令我起處不安。幸為我善遣之。太守至廟。遂薩使去。薩行數十里。遇人梁承。往廟酬願。薩以少許香附之。曰。去。酬愿畢。為置爐焚之。其人如命。忽迅雷大震。火焚其廟。越三年。薩至某渡。無操舟者。舉篙自渡。置三文錢於

舟中。以償渡金。目掬水流。見一人。鉄冠紅袍。手執玉斧。立於水中。薩呵之曰。汝何人。速見形。其人立於側。曰。我王善。即某州城隍也。向君無故。怒焚余廟。令余一家無依。因訴之上帝。帝賜玉斧。令我相隨。遇真官有犯天律。令我便宜行事。後奏。今隨真官三年矣。並無犯律者。且置錢中舟。以此微暗。且不欺。則君無可報之時矣。今願為部將。奉行法旨。薩曰。更隨三年。亦只如是。乃遂奏玉帝。擢為部將。每有行持。報應若響。後遊閻中。忽端坐而化。

王善相  
隨三年  
報授  
可報

徐鸞

徐鸞海鹽人。少有道術。能收捕邪精。錢塘人杜

氏女患犯邪，空壳響為作法符召之，見白衣人入門。  
倚樹響一叱，即成白龜。後登石崎山，不返。兄弟往  
尋之，見響在山上倚樹不動，遂抱下，惟空殼  
耳，蓋尸解也。

廣列仙傳卷之六 終

廣列仙傳卷之七

明少谷張文介輯

陳楠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博羅人。以盤橿籥桶為生。  
後得太乙刀圭金丹法，於昆陵禪師得景霄  
大雷琅書於黎姥山神人，能以符水捻土愈  
病。故人呼之為陳泥丸。時披髮走日行四五  
百里，鶉衣百結，塵垢滿身，問食犬肉。終日爛  
醉，嘗之蒼梧。遇郡禱旱，翠虛執鉄鞭下潭，驅  
龍，須臾雷雨交作。過三山大義渡，洪流舟不  
敢行。翠虛浮笠而濟，行欽管道中，遇群盜拉  
殺瘞之。三日盜散，復甦。遊長沙，衝帥節，執拘

食水銀  
宿成  
白金

送邕州去數夕又回長沙矣中夜坐或含水  
銀越宿吐視已成白金常自言閱世四十三  
然有四世見之者有翠虛妙悟全集行世以  
丹法授白玉蟾寧宗嘉定間於漳入水而逝  
乃水斛也當日有葛縣尉在潭州寧鄉見之  
翠虛與尉之父為厚交因寄一書使尉歸潮  
州達其父後方知當日在此尸解於彼復見  
也

朱橘

朱橘號翠陽淮西人橘之生也母夢吞一星光  
大如斗已有娠十五月母常憂焉一日遇道  
人於門首手持一橘謂其母曰食此子生矣

母喜而受之請問姓氏道人曰鞠君子吾姓  
名也言訖遂不見移時橘生父異之因命名  
橘兩領鄉荐不遂因臨池顧影條然驚悟乃  
厭薄名利慕修煉一日遇一道人手握一橘  
狀若風狂行歌曰橘橘橘無人識惟有姓朱  
人方知是端的衆莫曉其意獨橘有所感隨  
至郊外乃拜而問曰真人非鞠君子乎道人  
曰子何人也橘以姓名告乃悟昔時之事道  
人曰子今何所欲或富或貴惟汝擇之吾從  
汝所請橘曰人生富貴如海上漚空中雲何  
足慕惟神仙不死之旨可得聞乎道人因默  
化之且誡令往皖公山築室依法脩煉橘拜

海上漚  
空中雲



謝訖而道人乘雲冉冉而去。道人者即鞠君子  
號九霞陳翠虛之弟子也。橘遵教入皖公山  
脩煉。後有人見一小兒潔白如玉。洗手菴前  
池上。行如流星。及隨其所之。入菴不見。惟橘  
端坐人皆謂橘乃小兒之顯相也。一日謂鄉  
人陳六曰。吾今當立化於縣衙前。陳從其言。  
化後用泥塑之。忽博羅狼吏醉怒曰。此假化  
也。乃執瓮鞭之。但堆泥墮地而已。衆人方知  
橘示神變而尸解去。時宋理宗淳佑二年也。

白玉蟾

先生姓由。母以玉蟾名之。應夢也。號海瓊子。事  
陳翠虛九年。始得其道。蓬頭跣足。一衲弊甚。

喜飲酒。不見其醉。博洽儒書。出言成章。文不  
加點。大字草書若龍蛇飛動。兼善篆隸。尤妙  
梅竹雷印。常佩肘間。祈禳輒有異應。時言休  
咎。驚動聲倍。嘗在京都遊西湖。至暮墮水。舟  
中人驚尋不見。達旦則先生在水上。猶醺然。  
一日有持刀追脅者。先生叱之。其人墮刀而  
走。先生召之曰。汝來勿驚。以刀還之。時橘先  
生入水不濡。逢兵不害。後縱遊名山。莫知所  
之。或云尸解於海豐縣。

醉墮  
西湖  
旦坐  
湖面

彭耜

彭耜字季孟。三山人。早有文聲。事白玉蟾。得太  
乙刀圭火符之傳。九鼎金鈔砂汞之書。紫霄

嘯命風霆之文。隱居鶴林。以符治疾。與世絕交。遊其內子潘葉珠。厥志一也。後尸解福州。為鶴林真人。

劉益

劉益。藍田人。隱真庵。居六十年。膚如玉。雨泥。徒步騎不能及。徽宗禮之甚厚。然非所樂也。力求還山。宣和末。曰。山川草木。何腥羶之甚耶。木皆腥吾惡之。遂尸解去。已而戎難作。

石坦

石坦。勃海人。游趙魏諸名山。遇異人。得道。能分身。同時詣十餘家。已而各家皆云。坦於某時到。所言各異。後不知所之。

孔元

孔元。不知何許人。服松脂。松實。茯苓。容更少壯。年已一百七十餘歲。酒筵間。或請元作酒令。元乃以杖拄地。倒頭向下。持酒倒飲。人不能為之也。常於水邊鑿地。作一方丈。乃住其中。斷穀。或一月而出。後入華嶽。得道。

王嘉

王嘉。號重陽子。咸陽人。母感異夢而妊。二十有四月始生。師身長貌雄偉。弱冠業進士。好屬文。才思敏捷。偽齊劉豫改元阜昌。初大飢。人相食。惟師家富。為隣里劫取家財一空。有司率兵捕之。師曰。吾不忍真之死地。有司賢之。

二月始生

投譚  
投馬

一日遇呂純陽於醴泉授以脩仙口訣并秘語五篇且曰速去東海投譚捉馬已而俄失所在師乃指妻子送次女於姻家竟委而去師性少檢束人呼為王宮風常携鐵碓乞食經行藍田登州崑崙之間其隨行馬銍譚至劉處玄立處机皆其傳道弟子也一日作詩別衆親友奄然而逝享年五十八歲馬銍嗣其教與譚劉並繼為宗盟元在元六年贈為重陽全真開元真君有前後韜光集行於世

馬銍

馬銍初名從義字甫後改名銍號丹陽子寧海人母初孕時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

即孫  
仙姑

分瑞時金太宗天會元年也兒時常誦衆雲駕鶴之語李無夢見而奇之曰額有三山手重過膝真大仙之才孫君以女妻之生三子嘗題云詩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啣杯暢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衆皆不曉其意一日王重陽祖師自終南來訪師云宿有仙契既食瓜從蒂食起問其故曰甘向羞中來又問從何方來曰不遠千里特來扶醉人師默念與前所作詩合異之乃師事焉始師夢一鶴從地湧出至是起菴南園養師師指鶴起之地名之曰金真久之祖師歆挽師西遊師未能輒棄其家百方點化之一

日俞師鎖其菴日饋一食時隆冬風雪四入然祖師神形冲暢如在春風中日賜師夫妻梨芋與粟師竒之乃以貲產付三子從祖師居崑崙之煙霞洞其妻孫仙姑在家另結菴各行其所傳脩煉二十餘年一日師謂門人曰今日當有非常之喜乃舞歌自娛俄聞室中樂聲仰見仙姑乘雲而昇未幾夜談將二鼓風雨大雷忽震師東首枕肱而逝是夜師扣酒監郭復中門索筆書頌云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烈雷吼一步浩浩隨風逸書畢即趨而入又書劉錫屋壁一頌少頃人云師已逝矣方悟所見者皆師之陽神也師仙去

出陽神

後進士徐紹祖等見重陽雲冠絳服丹陽三  
二師立  
雲際  
髻素衣現於雲際移時乃去至元六年贈丹陽抱  
一無為真人

孫仙姑

孫仙姑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寧海人即馬宜甫之妻也母夢鶴入懷覺而有妊生而聰慧好濟人重陽祖師自終南來化宜甫泊仙姑入道夫婦敬之若神宜甫仙姑未能輒棄家從之每點化未悟一日仙姑見祖師大醉徑造其宅卧於仙姑寢室姑責其非礼怒鎖之門內使僕人呼宜甫歸而告之宜甫曰師與子談道不離几席寧有此事及開鎖其室已空

鎖鑰乃窺所鎖之菴。祖師睡正濃矣。姑愈敬信。乃始作菴修煉。時年五十矣。後復從風仙姑遊。

見原傳

至洛陽六年道成。一日忽謂弟子曰。師真有命。當付瑤池。遂沐浴更衣。書頌云。三千功滿。超三界。跳出陰陽。包裹外。隱顯縱橫。得自由。醉魂不復歸寧海。書畢跏趺而化。香風散漫。瑞氣氤氳。竟日不散。時宜甫居寧海環堵中。聞仙樂駭空。仰而視之。見仙姑乘彩雲而過。妻先仙童玉女旌節伏儀擁導前後。俯而告宜甫曰。吾先歸蓬島矣。

譚處端

初

譚處端字通正。名玉。號長真子。寧海人。生而骨

墮井

相不凡。六歲墮井。則安坐水上。又所居失火。

坐草

巨棟折於卧榻前。師方熟寢。呼而起之。神情

自若。人已知其為異。十歲咏木架。葡萄有

云。一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面看。居家

以孝義稱。博學尤工草隸。因醉卧雪中。感風

痺疾。乃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席橫空。

師飛起取之。見諸星坐其上。師拜之。恍然而

覺。自是歸道之心。遂決。金世宗大定七年。聞

王重陽祖師在馬丹陽家。往師之。祖師留同

宿菴中。時大寒。祖師展足令抱之。少頃汗出

如置身甌中。明日以洗手餘水滌其面。宿疾

頓愈。後隨祖師之崑崙。一日寓新鄉府君廟。

陽智  
坐火

之菴。尋復往衛州新鄉廟。廟官温太。忽夜見  
於前。師微荅不言而出。温待師久不至。乃迹  
之不知所在。急呼道衆。白其事。衆令朱四者  
詣衛質之。主人曰。先生自来衛。未嘗出也。朱  
回告其衆。乃知為師陽神也。後乞食磁州。一  
狂徒。颺以拳擊師之口。血流。齒折。而容色不  
變。但云。謝他慈悲教誨。時重陽在閩中。聞而  
讚之曰。一拳消盡平生業。師家所見有如此  
過高。唐縣書。龜蛇二字。贈茶肆人。果去者。果  
乃懸之於肆。一日。隣舍失火。多所延及。而果  
肆獨存。人以二字。比呂純陽辟火符。東遊至

陽武。夜見北斗。交換星如車輪。語石孔曰。今  
年此地當有大水災。是年河決。王洪掃。後寓  
華陰。夢遇重陽。丹陽報以飛仙之期。乃作長  
短句一首。書畢。曲肱而逝。有水雲前後集。行  
世。

劉處玄

劉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母夢白衣翁。指取玉  
樹金葉。葉忽墮於手。視之。乃金蟬。飛入口中。  
師乃生。是夜紫氣二道。從大基山橫貫其家。  
師弱冠。即不欲娶。一日於隣居壁門。得二頌。  
其墨尚濡。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作長  
生不死人。是年重陽祖師與其徒丹陽長真

自東而來師與母參謁祖師一見問之曰汝  
解壁間語否因從祖師游梁註道德黃庭清  
靜等經有駙馬都尉出鎮萊州見歸向者甚  
衆而不見有異於人乃捕師下獄俄市人見  
師於城南初押獄鄭姓者亦見之意師逃出  
急往視獄中師方熟睡乃驚駭具以所見白  
駙馬亟令出之泰和二年主濱州醮正月中  
旬小雲初霽古城濠水上現瓊花玉樹千數  
若珊瑚之狀尤多桃杏花約及二千衆皆以  
為師之至誠所感也次日羽化時春秋五十  
有六有太虛安閑仙集至真語錄等集行世

丘處機

冰上  
玉樹

市上獄  
中函存

年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人幼穎悟夙有  
道緣年甫十九迺居崑崙山後聞王重陽祖  
師住寧海全真菴即往師焉相隨遊梁未幾  
祖師羽化與馬丹陽譚長真劉長生四人護  
喪葬之終南廬墓三年餘各任所適金世宗  
召見待之甚優辭還終南賜錢十萬不受元  
本祖遣侍臣刘仲禄萬里迎之設二帳於御  
幄之東以居訪以至道師曰人生四十以上  
血氣漸衰宜修德保身以介眉壽又諭以服  
藥獨卧之理藥為草精為髓去髓添草譬如  
囊中貯金以金易鐵久之金盡囊之所存者  
全鐵耳夫何益哉服藥者何以異此又言兵

久之金  
盡囊存  
惟鐵

火相繼流散未集宜量免稅賦以獲黔黎亦  
祈福之一端耳上悅命左右書之於策大寵  
眷之自古無比後辭歸乃賜以虎符凡道家  
折贈事一委神仙處置一日持梨花贈張公去葉  
花結實公養之瓶中至秋結實二十有四延祥觀枯  
槐一株師以杖遠而擊之云此槐生矣及今  
榮茂他槐莫及至元六年六月東湖水涸北  
口山摧師曰其為我乎九日登寶玄堂留頌  
書畢而逝春秋八十而逝有碯漢鳴道集行世

### 郝大通

郝大通字太古號恬然子寧海人少孤事母甚  
孝嘗夢神人示以周易秘義由是動曉陰陽

律曆卜筮之符重陽祖師至寧海因點化入  
道後至岐山復遇神人授以易之大義凡言  
休咎無有不驗嘗坐趙州橋下而不語常為  
頭石塔不動小兒輩戲累磚石為塔於頂囑以勿壞頭不  
側河水泛濫而不動而亦不傷如是者六年  
其所守如此崇慶元年仙蜕於寧海先天觀  
春秋七十有三前此三年令預修葬事及期  
果然

### 王處一

王處一寧海東牟人號玉陽母周氏夜夢紅霞繞  
身驚悟是日乃生兒時偶至山中遇一老人  
坐大石上謂之曰子異日揚名帝闕為道教



宗主。大定八年。遇重陽祖師於全真菴。請為弟子。後從祖師至煙霞。授以正法。其母亦拜

祖師。願學道。號玄靜散人。一日師在鐵查山。

祖師與丹陽輩在龍泉道中。時日方熾。祖師

執傘而行。其傘忽騰而空去。自辰及晡。其傘

忽墮於師之菴前。傘上有祖師手字。龍泉距

查山幾二百里。其神異如此。師隱於雲光洞。

常臨危崖。翹足駐立。不移者數日。人以鐵脚

仙人目之。二十七年。世宗徵赴闕。凡所應對。

大副帝衷。章宗二年。又徵見於便殿。問曰。先

生凡有所問而知之。何也。師曰。鏡明猶能鑒

物。况天地之鑒。無幽不燭。何物可逃。所謂

天地之鑒。即自己靈明之妙也。上嘆曰。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先生之謂也。七年元妃施道

經一藏。驛送聖水玉虛觀。觀之水洞前有大

石斜出數丈。俯其下過者。惧怯。衆欲去之。攻

之數日。僅去百分之一。師笑曰。汝等能安辨

三擊。此遂躬詣其傍。連錘三擊。声若雷霆。響震巖

壑。谷其石乃墮。見者悚然。明年四月。師語門人

曰。群仙已約我矣。乃沐浴冠帶。焚香朝礼。十

方而逝。有雲光集行世。

李靈陽

李靈陽京兆人。為人沉嘿寡欲。博學好仙。遇仙授以抱一符火大丹之訣。與玉蟾重陽二子

為友。嘗謂重陽子曰：子他日道化九圍，教行四海，非吾輩可及。一日丹陽挈生劉譚三子來謁靈陽，預留錢於終南，食肆曰：今日有仙客立。劉譚馬者至，則付之。四師至，食人道，姓以邀之。丹陽笑曰：公何知予等姓氏？曰：李仙君預教，故知之。其先知如此。四子食畢，乃謁靈陽，以其為重陽侶，咸以師叔稱之。

### 李萋

李萋字定國，濟南人。一日往西湖淨慈寺，過長橋，忽于竹徑迷路，見一道人林下斲筍，萋揖之。道人問所往，曰：將往淨慈。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筍，食之甚美。俄風雨晦冥，失道

淨慈  
食燒  
筍得  
仙

人所在，少頃雨止，至寺門外，即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及歸舍，不復飲食，乃入蜀隱青城山。其從兄李莫為梓州路提刑，使人至眉訪萋所在，眉字報書數年前已經舉，乘雲而去。今惟繪像存焉。

### 周史卿

周史卿，浦城人。宋元祐中，遇異人，得養生之要。隱油果山，二十年煉丹，重成一夕，風雷大作，丹已失矣。遂出神求之，謂妻曰：七日復來。有一神出，僧勸其妻曰：學道者視形如糞土，遂焚之。被焚明日，史卿來空中，啞啞責其妻而去。

### 宋有道

宋有道字德芳號黃房公。沔陽府人。行諸階法。無雲則能以符而行雲。有雲則能披雲而見斗。故時號披雲真人。一日遇丹陽授以金丹。火候秘訣。行之兩年。能二其身。弗死。因遊東海。適元太祖召。至長春。及諸真。時公與十八人為之輔行。公為首焉。後以至道授太虛李真人。寓燕之長春觀坐逝。

李珏

李珏字双玉。崇慶州人。既得黃房公金丹之道。改名棲真。號太虛。即往武夷。潛修金丹。七箇日。而道將成。乃回途。道經龍虎山。先夕。雲壇有夢真人者。時久旱。祈禱弗應。次日。真人

果至。衆皆弗知。惟夢者見一貧道士。來曰。是此人也。衆請祈雨。應時。雲沛焉。至真州玉虛庵。結環而坐。後出。衆以道授張紫瓊。屬曰。金丹宜潛脩。大道當人授。後入青城山。莫知所終。

張模

張模字君範。德興人。後聞道。改名道心。初太虛真人偶寓安仁。熙春宮。紫瓊求授金丹。太虛弗與。繼而適市。因見施丐錢三十文。乃曰。可授。已遂以金丹之道付之。次年復會真州。始全火候。紫瓊既聞真要。後以至道授于綠督子趙君。乃即隱去。

趙友欽

趙友欽字緣督饒郡人為趙宗子幼遭劫火早  
有山林之趣極聰敏天文緯經地理術數莫  
不精通及得紫瓊師授以金丹大道乃搜郡  
書經傳作三教一家之名之曰仙佛同源  
又作金丹難問等書行於世己巳之秋寓衡  
陽以金丹妙道授上陽子陳觀吾今衡州龍  
游縣沿南二里雞鳴塔下尚有趙緣督墓存  
焉

劉瞻

劉瞻小字軍歌家貧好道無巾但總角不冠其  
兄瞻曰神仙遐遠難求廟廊咫尺易致不如

求仕瞻不能從乃長遊羅浮山後瞻登第屢  
歷瀆顯俄被謫南行次廣州瞻冒雨來見瞻  
驚喜不勝瞻顏如童瞻已皤然衰朽始謂瞻  
曰尚可脩否瞻曰仙凡殊途援無及矣叙潤  
終躬忽失所在瞻竟卒貶所

洪志

洪志不知何許人高才博學學道廬山常乘青  
牛來往忽異遇人授以神方自是能明六甲  
役使鬼神變化不測常携一小籃籃中脯果  
取之無盡及宿旅舍時天寒人見其單服試  
暗窺之見其於小籃內取出錦衾繡褥畢具  
始異之後丹成仙去因名其常往來山谷為

青牛谷焉

莫月鼎

莫月鼎諱洞一字起炎湖州人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雪雙目有光射人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授五雷之法又聞南豐有鄒錢壁者得王侍宸軒勘雷書秘重不傳乃委身僮隸事之會鄒病革將遣去月鼎拜且泣以其實告鄒驚嘆即以書相授於是月鼎名雷師常破鬼魅動與天合雖嬉笑怒罵皆若有神物從之者元世祖召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得聞雷否月鼎對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廷帝為改容復命之請雨立至帝

宋景濂之辨有稟月鼎傳碑

錢壁之辨作鍊壁

胡桃擲地成雷

大帝賜以金繒月鼎碎截之以濟寒窶者性愛酒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陰飈脩脩起衣袖間嘗與客飲西湖舟中當赤日如火客請借片雲覆之月鼎笑拾果殼浮觴面頰之

果殼成雲

雲自湖濱起翳于日下蕃釐觀道士中秋方會飲觴既舉有雲蔽月久不解月鼎時寓觀中道士知其所為急請赴筵且謝過月鼎以手指之雲散如洗山氏為鬼物所憑狂不可制月鼎以酒噴面其鬼即解去寶餅師積餅於崖時被精怪竊去月鼎召雷轟雲中斬胡孫首於市一人娶婦半路為白猿精所攝至門但空車焉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風忽

往風飄  
還存

作飄婦還舍婦云適在北高峰何以忽然至此七十三歲一日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風雲雷雨電交作索筆作偈書畢泊然而逝

張三丰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君寶字玄玄生有異質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手持刀尺一豈去袖寒暑御之不飾邊幅人目日行為張獵備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元末居寶鷄金臺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執山置棺殮訖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洪武初至太和山

脩煉結庵於玉虛宮菴前古木五株師則栖其下久則猛獸不距鷲鳥不搏人蓋異之後入武當常語鄉云茲山異日當大顯於時者也二十三年拂袖遊方而去太宗勅正一孫碧雲於武當建宮以候天順中贈為通微顯化真人或隱或見

鐵冠道人

張中字景和臨川人遇異人授太乙數談禍福多驗今人多秘錄其言常戴鐵冠因號曰鐵冠道人

太祖皇帝初駐師滌陽道人謁上曰天下大亂非余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其在明

公乎。上問其說，對曰：明公龍瞳鳳目，狀貌非常，貴不可言。若神衆渙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之日也。上竒之，留於幕下，屢從征伐。每令望氣，以決休咎。言出必驗。鄱湖之戰，陳友諒已中流矢死，兩軍皆未知覺。道人望氣望氣知知之，密奏曰：友諒死矣。然其下未知，猶為之力戰。請為文以祭，使死回，持牲哭之，則彼眾氣奪而吾事濟矣。上從其言。漢兵遂大潰。徐武寧王為列將，時道人謂之曰：公兩顴赤色，目光如火，官至極品，所惜者僅得中壽耳。後果以五十四而薨。梁國公藍玉携酒訪道人，道人野服出迎，玉不悅，因戲曰：吾有一語。

請先生屬對云：脚穿芒履迎賓，三下無禮。道妙對人指玉所持柳杯，復之曰：手執柳瓢作盞，尊前不忠恭。後玉以謀逆伏誅，道人居都下數年，辭一旦無故，自投於大中橋水死，乃水辭也。上命求其屍，不獲。已而潼關守吏上奏云：某月某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計之，正其投水之日也。

周顛仙

周顛仙，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於南昌。三十餘，忽有異言。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是時元天下承平日久，將亂。故顛先發此言也。太祖高皇帝每出，顛必

向前遮拜亦每以告太平為言上厭之命沃  
以燒酒觀其何如顛劇飲終不醉欲遂除之  
顛曰公寧能死我乎水火金挺直若無耳乃  
命覆以巨缸積薪煨之火息啓缸正坐晏然  
三煨乃復煨之顛猶故也再加薪久煨之啓缸但  
無恙煙凝缸底顛微撼其首即醒無恙上乃  
令寄食蔣山寺日與僧撓競月餘僧以奏上  
言其異常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  
上便命駕幸視之顛乃謁上殊無倦容饑色  
上飯於翠微命盛饌召之侍食既而命僧且  
久餓餓之諭之以為清齋僧因開顛室室中米米  
不死不入口者二十有三日  
上又自往諭

之吾來為汝開齋令諸將校先饋之眾爭進  
酒饌顛盡食之既悉吐去上命至侍食仍  
大飲亦似有酣態乃趨出先行伺上還伏  
於道右上至顛以手畫地為圈顧謂上曰  
你打破箇桶做箇桶已而王師徇九江上  
問顛此行何如對曰好上曰彼已稱帝今  
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  
搥手曰上面無他的上曰汝從行可乎曰  
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揮擊狀以示必  
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  
只管有行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眾挽舟不  
三里風起既而狂飈猛作倏忽達小孤上



水怪見

諭衆但聞顛言即來白至馬當江豚戲波中  
顛曰水怪見當損人多上聞之怒令持顛  
去投之江久之衆與顛俱來上曰何不死  
之衆曰顛擲不能死上乃更與同食食罷  
顛容筋衣若遠行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  
謂上曰你殺之上曰且未能殺姑縱汝顛  
遂去莫知所之

冷謙

冷謙字啓敬洪武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  
所撰謙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  
吾指一處所汝往焉慎勿多取乃於壁間畫  
一門一鶴守之令其友敲門門忽自開入其

室金玉燦然盈目其友恣取以出而不覺遺  
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疑庫中何以有  
遺引必此人盜也乃書其姓名令所在執其  
人訊之詞及謙因并執謙謙將至城門謂拘  
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拘者以瓶  
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挿入瓶中其身漸  
道

碎瓶片  
應竟不知所在後有人於蜀中見之

裴仙

裴仙嘗寓閣老夏桂州公家一日夫妻歸寔裴拽其轎作兒啼至晚夫人卒裴曰余早知其不返也公再相裴亦言其不利竟罹害

赤壯子

赤壯子不知何許人自言中唐時人年已六百餘歲嘉靖年間猶隱於北京西山中

王曇陽

鳳洲王世貞撰文

曇陽太師者姓王氏諱燾貞曇陽其號也蓋皆聖師朱真君所命云父學士錫爵是為荆石先生母曰朱淑人始朱淑人夢月輪墜於牀而孕一日侍姑果淑人語而立生且無血時

月輪墜

學士甫捷應天解以師當桂祥遂名之曰桂時嘉靖戊午十一月之二十一日也師產後苦瘍疥晝夜啼膚色黃堊學士暗疑之有請字者輒不許曰是尚未卜吾女敢卜婦而最後始許叅議徐君廷裸之子果韶師五歲為兒戲輒剪紙作小幅寫若觀世音大士像者拜焉且醒中被誦弥陀百餘声而後起時時閉門隱几獨坐時萬曆之甲戌師年十七矣學士業已趣具裝嫁且辨而師乃洒掃淨室奉所携觀世音像稽首顙自稱名願得長齋度戒克弟子朱淑人大驚曰咄咄何物女作何態且安所欲師曰欲了生死耳朱淑人曰歲

月間將為徐郎婦將遂負之耶師嘆曰嗟乎  
豈彼負哉彼固無緣我也朱泚人亦不敢詰  
之而介弟衡少於師三歲一夕從之嬉而師  
偶以石擊地鏗有聲久之有光若螢隱見柱  
礎間自是光連夜輒見而輒加巨或輪困若  
輕雲或歛閃若電或散噴若墜宿或騰起若  
炬或晶白若凝霰或青紫若靺鞨衡以白學  
士學士陰伺之具如衡語又旬餘師忽戒左  
右毋進飯飯吾吾不飢也學士憫而強之飯  
則吐乃別進諸果餌則又吐唯進少許鮮蔬  
棗杏汁液耳學士召醫脈之師笑曰兒故無  
疾兒所以不飯飲者夜夢一上真扶五色雲

柱礎有光

三真 凭几坐撫白玉琴而無弦左侍一女年可三  
下降十而少右侍一媪年可七十而老少者指中  
坐者曰此而所奉大士也指老者曰此而導師  
偶霰瓊也余則朱真君大士熟視女而哂顧  
偶師焚香香裊裊縷烟成篆書善字真君謂  
兒速吸之可却食證聖矣自是醒不欲飲飯  
也兒何疾學士乃稍稍聽師意自是真君與  
偶師一再夕輒至大士亦數夕至皆於危坐  
時見之以為境真甚真以為真小不類一夕  
朱真夢真君口授一經編曰法照悟圓靈寶真經覺  
而能臆之居三月徐景韶病死朱淑人匿而  
謂師曰若言徐郎無緣者何師愀然曰死久

經層授

矣朱泚人始為發計師蓬跣而哭三日出其  
索則有成製縞服草屨御之以見學士夫婦  
是後諸真又以不時至朱淑人意不懌陰灑  
猪狗血牀薦間冀以禳却之師乃謂學士真  
君有言吾曹非可禳却者且以節義成女名  
寧弔詭之乃止俄而有芝產所居室前崇數  
百武豆麥黍稷之屬殆徧學士試謂師是固  
吉祥如燕中不能稻何一夕而稻生俄而並  
實師乃手接之以施烏雀學士既遷國子祭  
酒師乃請別築一土室居之適廡傍一古槐  
滴如血師過而祝享即止尋長至大雪師潔  
掃若有待者俄紅光二道從西南來群真

種

從之其上体極明了而下皆為白雲擁幕不  
辨朱真君手拂師髻杪雪取金剛經為訂  
句讀解釋疑義移晷乃去蓋自是多畫見矣  
群真  
畫見  
一日真君與偶師挾師神謁大士而觀所謂  
西天七寶蓮花座者問師佳否曰佳亦愛之  
否曰弗愛也曰審佳者胡弗愛師謝曰聞之  
師所授經語若以色求我不能見如來今此  
界者色也故弗愛也大士善之師故寡言亦  
厭習苛礼乃創一龕置之樓而鍵之時時諷  
誦金剛楞嚴諸經有所得輒書其際若注者  
具歲周忽謂其弟衡曰心可謂矣我相人相  
俱忘之矣即出與諸姑婦輩狎委曲周詳時

雜以諧浪諸姑姊人人相懼甚果洲人疑之  
謂曰汝習靜久今逐種種相得無亂性乎師  
<sup>習事</sup>曰習事以鍊性不聞亂性也夫靜自女習之  
<sup>鍊性</sup>亦女識之心攝境則真空也為境攝則頑空  
也果洲人異其荅然卒莫曉所謂久之師忽  
大悟覺腦中仙音縹緲自空而來先天氣融  
融周五臟遂成丹初僅若黍米已漸長若彈  
丸外類輕紗殼色正赤黃居黃置下丹田時  
有所升降間出之掌燦然吐光彩自是水火  
絕不復進諸果矣已卯正月燕居深坐若有  
憂者學士怪問之師曰兕神昨一出而愒恍  
<sup>出陰</sup>神夢境數驚數喜豈其陰神耶夫陰神者鬼趣

也余希上乘而性命之不惧徹如負吾師何  
是時不佞世貞屏跡小祇園竊聞師之際而  
心慕之適學士見訪語次不佞歎曰此天人  
閔也雖然神欲出而居之離舍不易也神已  
出而驚之返舍不易也其机在吾子學士歸  
而師果屬之父幸毋它出姑守兕兕自光下  
垂面發赤口鼻息俱歛此神出也慎毋令家  
人子窺我亭午神果出學士乃屏息擁護以  
俟及酉而空中冷然若磬聲師已醒矣笑謂  
學士兕幸無它頃刻殆數百千里山川草木  
龍蛇鳥獸之寓目者種種笑而皆吾身中神  
也今者內觀則萬象固森然也夫度此閔而

頃刻  
千里

五陰之濁障蕩然解道舍我奚屬哉乃謂學  
士開閤期至矣別而登樓學士急與朱淋人  
尾之不及若有重閉者凡三月忽下一赫出陽神驪  
示學士曰兒今出者乃陽神也明日學士書  
室案頭有米麩柑橘棗栗諸果餌幾二十種  
墨書其傍曰素貞子神出東南方至此學士  
乃益心伏而會所從女奴聞中庭履聲以白  
學士急扶門隙窺師衣黃衣從樓上下倏忽  
若飛鳥遙問師何奇乃爾師答曰兒鍊形久  
且輕矣學士喜乃固請啓閤欲一見其面作  
黃金色芒彩掩映丹唇如爛椹首挽雙鬢稍  
稍談所得學士曰吾聞之陰神能見人陽神

乃能使人見若所出者陽神也即不靳使我  
暨大父母母見之乎師曰可學士乃掃二室  
一居大父封公而身以子衡從一居果洲人  
以朱淑人及子衡婦從夜高之仍錮其隙以  
時風肅然則師至榻旁愛語曰大父在耶回  
頭是路已徘徊几案間久之乃去而果洲人  
所居室其語亦如封公比發燭視几上各有  
玉筋篆書真言三紙以犀象蓋鎮之語秘不傳  
然多勸行善積慶意也學士復謂師此但聲  
聞耳能一形見我乎請具燭師曰何必燭也  
且先具戒學士朱洲如前夕宿至夜半師復來口  
善電吐光若電俄成青金色照耀滿室而中擁

人影不甚辨學士不覺失聲師遂去翌日謂  
學士識此光乎此法身中真火人人有之不  
能現耳父雅嚮道何不一反求苟有求兒得  
先容於聖師學士大喜曰幸甚師又曰若欲  
一接聖師及列真字學士則又大喜曰幸甚  
師乃期以三月之望召學士於樓之外門拊  
門隙屏息以俟良久聞樓中環珮聲璆然師  
瞥下樓掃室焚香布坐尋群真入咸輕颺雀  
躍而獨有緩步相次入者則獲元君朱真君  
也師叩首塔下已微語語不可得聞而諸真  
衣有紫者綠者碧者青者古色者白者獨无  
君真君施錦文帶高過領綠兩扇而下盤要

至足其文非綺非綉燦爛五色不可名狀无  
君真君每出入故緩若使學士識之而領以  
上則攤于袖不獲面以為恨將行呼法水洒  
四壁而是時師要世真上誓帛其文在師所  
真君見而語師曰新弟子可憐也為日使之  
一見可乎乃以孟夏之二日呼世真偕學士  
見見狀及洒法水具如前獨真君右卻迹門  
隙作洪語曰不要悔不要悔蓋群真別而門  
啓世真入叩首庭中啓師一扉曰王君迹聞  
真君之誨乎哉世真復再拜乃少與談化事  
及龕見托語畢出蓋世真始獲謁師次月余  
弟世懋歸自覲以啓白頭共洒掃役師報許

時世貞與學士謀買地城之西南隅以僻且有水竹之屬築數椽以奉上真而茅齋翌之冀它日得謝喧以老而師許之曰吾蛻而龕恬淡歸是因署其榜曰曇陽恬憺觀恬憺者師所道真繇成道指也署書表裏作龍蛇二篆古雅整麗勢欲飛動遂為天下冠仲夏之十三日學士尚卧未起師忽感服冠玉佩劍揮塵侍於牀時所歷門距樓凡七扃鑄猶故學士驚叩之師笑不荅第云導我至大父母所當有言至則請於大父封公曰嚮者未敢言今幸而道有成將謝世去願得一至徐即墓而酌季封公嘆喏未許師跪移時不肯起學士從傍

更之乃許因密問師曰時至乎曰未也俟畢謁上真而後行耳是月末朱真君以信約謁觀世音大士大士召至榻前諭之曰汝真心契道不負吾解脫良哉毋久戀塵世也已而謁无君真君於集道宮宮四周皆雲氣環繞之上不覩日月而恒有光如晝其地無甃砌色正白潔潤不容唾棟柱亦不類竹木而螺文斜上糾錯可愛師即謁謝疑語移日惟移時時呼天酒進之亦曰天漿甘芬清滑不可名狀六月三日乃謁金母之一處四周皆積水白雲涌瀟五彩間發不辨天地中有宮闕宏麗光顯大約如集道宮而過之師待命久不



得報踰日而真君至乃與群真入師亦遂入  
真君前為師叙致始末師伏謁如礼金母降  
色慰勞曰子良苦何修而證此道也師起立  
群真後覩金母狀貌非常端美左右列女真  
數百交相賀曰益一仙侶矣亦有舉手賀  
師者左班之首曰毛夫人貌稜稜可畏其三  
曰南真魏夫人師故所崇奉者乃前礼夫人  
問何以見礼曰慕天真道久夫人莞然曰道  
固有勝我者其接師溫甚尋金母駕起云報  
謁真君於集道宮群真從其下体皆五色雲  
擁之亦不見身動而倏忽已達宮所坐定師  
復前謁金母乃顧左右啓箱出黃色天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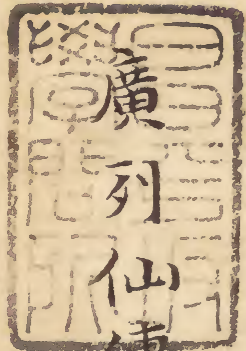
襲賜師衣如綾錦而不見鍼迹服之則繫束  
稱体且曰以禦寒暑也又賜金鐲二色紫環  
鏤梵書十餘如印文師拜賜歸以語學士極  
詳至十日師謂學士可戒舟矣十一日四鼓  
且縞素服御冠劍畢乃乘竹塊子與學士曰  
行抵徐墓具蔬饌為祭出袖中朱符焚於爐  
前後入拜礼立而回睇者食頃乃詣享室指  
庭之東北隅曰是佳地吾不歸矣遂以一  
檀據地而坐自是止宿不復移足不令有蓋  
覆時暑方酷師暴烈日中夜則當風露蚊蚋  
羣嘬之撫而笑曰不受若嘬者五載矣居數  
日學士強之歸一日戲謂第衡若欲我禪者

化乎將道人化乎女知二氏之化而不知而  
儒者化夫東理而去則三化一也九月二日  
密問學士龕成否重九吾期也世<sup>貞</sup>乃但載龕  
而少叅公治柵享室外為席屋以待風雨其  
又三日即禮所為高坐召世<sup>貞</sup>等之梅弟子  
者若而人女弟子亦若而人以後先見各  
有誨勵語質明發八戒以授世<sup>貞</sup>使張之壁  
首愛敬君親次戒止淫殺三憐孤恤寡四和  
光忍辱五慈儉惜福六敬慎言語不該人過  
七不蓄織紉禁書八不信師巫外道及黃白  
男女之事讀者謂其覈而端樸而<sup>要</sup>端悉而弗  
苟淺而有深旨蓋人生之大紀備矣即老氏

三寶佛氏五戒胡能踰也其日乃見諸薦紳  
先生曰民緇黃以下至媼孺可萬餘人明日  
復倍之其最後謁者出進學士及弟銜語甚  
詳唯世<sup>貞</sup>亦與焉睨學士久之忽淚交於睫  
世<sup>貞</sup>乃進曰非吾所望於吾師也遂止淚逆取  
上穆然而已其又明日具香案遙拜宗祖畢  
乃悉拜其大父母父母而學士與朱洲人哭  
失聲夜三鼓謀與學士偕之墓祭徐生而田  
中誦佛號者若蜩蟬萬炬晃朗又時相驚大  
仙出師乃怕首由間道拉墓設祭畢忽袖刀  
割右髻於几曰吾以上真見度不獲死遺<sup>斲</sup>  
<sup>附錄</sup>未即朽<sup>斲</sup>獲葬此髻所以志也為我謝叅議

君幸啓~~條~~節之定而附之君子謂師之為夫  
婦綱也歸懋享室作書十餘紙浴竟獨挽左  
髻披故衣復西向拜者再蓋是時綿作卽仙  
姊來近故也乃曰吾左髻曇陽風小仙吾行  
甚道遠諸觀者亦羨之卽則胡不早回首遂  
入龕出所書遺教乃辭世歌偈贊凡四紙以  
授封公~~及~~學士一紙以授世貞復命女僮傳  
語吾曩~~實~~善薩化身也以歆有所度引故轉  
世耳左手結印執劍右手握麈尾端立而瞑  
聞柵外哭復張目曰母哀也遂復瞑暝半時  
許兩頰氣蒸蒸微作紅潤色日昃二白虹長  
亘天額幘獨楊枝水閃閃皆金沙又類列星  
劍頭  
生光

劍頭火大於升遠近皆見之又見二黃蝶自  
龕所盤旋久之始去師歌有雙蝴蝶空栩栩  
語咸以為茲應也又踰時閉龕時柵外可十  
萬人拜者跪者哭而呼師者稱佛號者不可  
勝記龕止享室中遠通進香膜拜日夜累累  
不歇



廣列仙傳卷之七終

新亭



見

